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

一

第八卷第一頁十七行末の字慎

第八卷第一頁十七行末の字慎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八

高宗皇帝紀八



紹興六年六月右僕射張浚以謂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遂命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 上諭及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乎必賞與必罰而已刑固不可濫以逞也然苟有罪豈可不以刑威卿等於此且更留意趙鼎曰近時賊吏雖不能依 祖宗時一切棄市然近亦數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年皆從貸例而臣等亦多酌情依斷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既無所疑何為而貸貸一有罪則犯者愈衆而善人咸被其禍

四百六十三

監

一

上

趙鼎奏得張浚書云建康入納鹽錢甚盛 上曰沿路既安

商賈放心往來鼎曰亦緣久不變法 上曰法既可信自然

悠久蓋自立對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增也 七月

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

也已而復詔進一官再任 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

縣令多有不稱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

郡守似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

能否但當留轡相耳 八月張浚自江上歸力陳建康之

行為不可緩朝論不同 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

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亦遣兵入偽地會謀報劉豫有南

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九月丙寅朔 上發臨安

府次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 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乃削渙之二資趙鼎曰

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疾苦耳 上曰朕猶恨累

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 上曰朕於醫藥

常所留意每退朝即令醫者診視纔有屬處便當治之正如

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 劉豫簽鄉兵三

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淝麟統之東路由紫荆

山出渦口犯定遠縣以趙宣徽姪倪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

安孔彥舟統之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張俊軍盱眙揚

沂中軍泗上韓世忠在楚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劉光

世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軍馬趙鼎其憂之浚乞先往江上

視師至是發行在 上諭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

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唐鑑正可為

諫書耳 十月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密干趙鼎欲還太平

州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淝之戍召岳飛盡以兵

東下鼎及折彥質皆移書抵浚欲飛速下且請 上親書付

浚為保江之計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

虜共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朝廷勿專制于

中使諸將不敢觀望時劉倪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

進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于濠壽

之間江東宣撫使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楊沂中為

俊統制官沂中至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遣人諭

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泚中相應

劉猷以衆數萬欲犯建康楊泚中至藕塘

與猷遇乃遣摧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泚中縱大軍乘之賊衆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髡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頽泚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倪敗拔寨遁去孔彥舟聞猷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十月張

浚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賓客往來其間遂不協及楊泚中奏捷鼎即求去位

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

十一月

當後八

二

二

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共議回蹕臨安以爲守訐

上計之

十一月張浚召還行在

左文林郎新勅令所刪定

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

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

貪賊恤饑窮嚴警備每一詔下丁寧慤惻而德澤未遍者蓋

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爲士大夫下厲精之詔許自今宣布

實德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

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

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爲寶但冀一歲之間得十數輩人

物矧爲寶也遂以剛中爲左宣教郎充樞密院編修官

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來米芾輩所不可髣

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隅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

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家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

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十二月右

司諫王縉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爲  
抽軍退保之計幾誤國事離間宰臣乞賜罷絀先是張浚自  
江上還平江入見 上曰却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

鼎皇懼復乞去浚奏曰車駕進止二事利害至大三歲之間  
賴 陛下一再進撫士氣稍振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異日  
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爲深信 上翻然從其計浚因獨對乞

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墮不戰不可爲  
大將請罷之 上問嘗與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

故鼎曰不可豫倚金人爲重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虜不  
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將率士卒多出其門若無故罷之恐人  
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宜且自守未可以進繇是與彥質俱

四本一

監卷八

四

上

罷云 左僕射趙鼎充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紹興府

趙鼎入辭

上趣令之鎮鼎在越

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  
後可以興利至是奸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  
賦遂足 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手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  
失治道之本朕甚不取可自令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  
與遷擢治効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効職  
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仍令中書御史臺籍記  
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考善否取旨陞黜時張浚專任

國政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 祖宗之法盡廢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羨官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 詔館職如在職二年已上

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到闕當參考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參知政事兼權樞密院事

翰林學士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賜之 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者隨輕重賞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 詔

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由中書門下省審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開御

史臺既而行宮吏部請因民事犯徒已上罪人如今詔自

祖宗以來以公私贓罪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紹興七年正月 上在平江 上諭大臣曰昨日張俊呈

馬因為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之地皆不差張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辨惟知人為難 上曰人誠難知浚因奏人材雖

難知但議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為非阿諛便佞固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 上亦以為然 翰林學士

陳與義參知政事提舉醴泉觀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醴泉觀使秦檜為樞密使 輔臣奉事 上曰朕常日不

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頗雜以豆腐為羹亦可食也水陸之

珍並陳于前不過一飽何所復求過殺生命誠為不仁朕實不忍沈與求曰陛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不難治矣先是太陽有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無所逃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引咎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變浚曰臣等敢不恭承大訓

川陝宣撫使吳玠置銀會亭於河池迄今不改

二月己未上發平江府三月辛未上次建康府召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纂春秋傳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其書今行于世同知

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劉光世為少保充萬壽觀

使四月張浚奏兩既沾足又即晴霽庶於蚕麥無妨

上曰朕宮中亦養蚕兩箔許欲知民間蚕孰與否浚等曰

陛下躬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上又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圃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耳知洪州李

剛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時綱上疏論時事略曰願陛下益

廣聖志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

前相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

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

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

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

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眾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



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疏入詔綱典藩踰年民安盜息故有是命 五

月上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爲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 上

謂秦檜等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之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常日撫之過於子第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給事中胡世將請因此風勵諸將

廣西進出格馬

上曰此幾以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

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詔自今內外臣寮薦士或不如所舉及罪

當併案者必罰毋赦

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子第姻戚互

相薦論至犯吏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焉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贓私罪者舉主逆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臺臣察之 左司諫陳公輔入對

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可用

上慨然曰赤壁

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北方士馬耶 六

月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社初在建康每有平戎之志張浚大喜之後以劉光世持不戰

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及光世罷乃命社先往淮西直秘閣詹至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邛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與鄜瓊輩故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擇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會社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于都督府乃命德還建康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

上謂輔臣曰朕嘗語趙鼎宣和以前宰相非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歛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尚多他日兵寢朕當一切蠲罷雜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

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上曰然事亦在朕上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

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蒲贊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按師友淵源必有所自遂以贊行尚書兵部員外郎七月知虔州張覺條上措置盜賊事秦檜曰嚮向

知南劍州平賊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九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能志常自悔責秘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茶事上因論館

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

用之戒聞請補外 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必  
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中書  
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禱雨又乞

弛役慮囚等數事 上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  
兩區稻其一地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  
意矣須精加祈求庶幾數日間得雨 張浚等奏禱雨未

應 上曰應天須以實如恤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  
民者朕曉夜思之如積欠一事為民之害甚大比因移蹕所  
過州郡下蠲除之令民間極喜可將諸路紹興五年以前稅

賦積欠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 蠲諸路民  
戶紹興五年以前欠租 上旨也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  
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貧病者畀之藥死者助其葬

八月張俊為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楊沂中為淮南  
西路制置使劉錡為副使並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酈  
璣等復訟王德于祉祉密奏乞罷璣及統制官斬賽兵權乃

命二帥往淮西召璣等還行在 張浚進呈知荆南府王  
庶復微猷閣直學士 上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可專用姑息  
要當以誅殺為先謂朕太慈聞 仁宗嘗云寧失之太慈不

可失之太察此 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  
以誅殺為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為戒也  
庶學識淺陋不知大體 酈璣叛執兵部尚書呂祉祉簡

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祉之乞罷璣與斬賽也其書更朱照

漏語於瓊遮所遣置郵盡得祉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怒詰朝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景曰諸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為瓊所執遂以所部四萬人降劉豫祉為所殺 御筆知紹興府趙鼎

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留身求去位

上問可代者浚不對 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始知其闇 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批召鼎浚始引檜共政

既同朝乃覺其包藏碩望故因 上問及之 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科舉較藝詩賦取其文策論取其用二者不可

偏也比年科舉或詩賦稍優不復計論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之歎欲望今年秋試及將來省闈程

文並須三場參攷輔臣進呈 上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知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

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乃如所奏行下 中書言命官犯賊抵死 祖宗時間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

遣近來刑部引為常例甚非朝廷欽恤之意詔自今申朝廷酌情斷遣自是賊吏不復黥配矣 御史中丞周秘論右

僕射張浚德不足以服人本無死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酈瓊以此而叛願早正其罪以為後之戒 左宣教郎金安節守

監察御史 九月韓世忠張俊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 上倚兩大將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

敢近 上曰此論猶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

乃命俊自盱眙移屯廬州

和靖處士尹焞言謾蒙召命

已及國門癘老廢疾委實可矜伏望許之自便

上曰尹焞

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十數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

右僕射張浚提舉江州太平觀

給事中胡世將試尚書

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召還經帷宸翰趣行且諭以

圖治之意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

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

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

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疏入上

為徙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淮西宣撫使張俊言

軍中營寨未辦張守乞增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若

如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奏軍中費

陛下無限錢糧朕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

也卿知百姓膏血不可窮極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

不難致矣趙鼎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樞密使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八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九

高宗皇帝紀九



紹興七年十月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嘗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用傳注頗能明經百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鼎曰今寒素之士豈能窮目力以觀書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帝王所及上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張浚分司南

京先是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相也功過自不相掩於是臺諫周祕等論浚罪未已後批浚散官安置嶺表鼎封起未即行翌日至漏舍約諸人救解鼎開陳累數百言上意殊未回鼎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曰來日再將上商量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儻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又翊日乃有是命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

里黨或有論列 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須臺諫好

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九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直祕閣詹大和知江州趙鼎進呈除目因言

士人有不可爲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宮祠 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退而嘆曰大哉帝王之言也 上曰昨劉瑜書論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其當行者

行之趙鼎等曰所論皆善然法令已詳密當申嚴行下 上曰若申嚴未必濟事湏去其不便於民者謂如向來浙右困於水腳錢其後造成綱舡遂免此患瑜以布衣應詔言事

上納用之 閏十月知廣州連南夫條上市舶之弊 上

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左正言

辛次膺論士大夫營私不任事詔勝朝堂時趙鼎再相已踰月未有所施設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効如此亦足以

戒矣 趙鼎奏張俊措置河道事 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因言朕每論將帥湏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

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况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 右宣教郎尹焞爲祕書郎兼崇政

殿說書煇及國門稱病未已 上趣起之既而入見遂就職煇每當講前夕必齋戒沐浴或問之曰欲以所言感悟人君安得不敬煇時年六十七矣至經筵數日即乞致仕趙鼎言煇有山林之志不樂居此願 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餼煇乃止後有言於 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留以爲高云 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

郡守而已可令侍從官不限負數舉可以爲監司郡守者中書置籍遇有闕卿等共議差填朕亦當書之屏風置諸左右以時揭貼見在已差人不任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官觀分議亦必以爲是 上又曰繆吏之害民甚於賊吏賊吏一身取錢耳繆吏爲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爲縣則一縣之胥吏皆取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賊吏也 詔堂除吏部窠闕並

依去年十二月指揮已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欲革內重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以下至外州學官送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十處未幾郎曹館職請外者衆終不克行至是又復其故焉 韓世忠乞

統制官許世安功賞 上曰世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 上於諸將偏裨其材性短長亦照臨無遺如此 戶部侍郎王偁乞令從官所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著之人從之

十一月戶部尚書章誼請置贍軍酒庫于行在命司農寺丞蓋諒主之賜浙東總制錢五萬緡爲釀本其後歲收息錢五



十萬緡 十二月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令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世忠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縶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 上賜札曰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控制得宜御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

紹興八年正月 上在建康 參知政事張守知婺州初

上將還臨安守曰 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之心鼎持不可守求去故有是命 二

月岳飛奏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夏珙陞職鄂州守臣趙士璣鄧州守將韓通均州守將格禧進官 上曰可作直指行

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歸大將乃詔珙陞副使士璣

直祕閣通禧皆進一官 上召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

上諭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工俊

悚息承命俊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 上曰此事非難但艱

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

朕為何如人主也 癸亥 上發建康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過量免租稅 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當

議使實惠及之絢又乞踈決 上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卒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怠慢與人談論氣恬詞簡若中無

所有性本剛急晚更冲澹年浸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  
平時家居食不過兼味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岌瘖膳羞不可  
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  
移不賞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  
謝良佐鄒浩游與向子韶曾開唐愬朱震情義最篤又嘗曰  
四海神交唯君曼一人君曼者清河劉奕也震被命召問出  
處之宜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已  
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飢渴寒溫必自斟酌不可  
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故其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  
心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寔歷不登六載雖數以罪  
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由中興以來諸儒之進退最合於  
道者安國與尹焞而已

戊寅 上至臨安府

三月

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樞  
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制  
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  
矣張致遠魏在聞之皆以勢復言為過其後乃服 參知政

事陳與義罷知湖州

四月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

焞留身求去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 上以諭

輔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問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  
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微

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五月監察御史張戒入對

因言諸將權太重 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

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 陛下既留意臣言  
贅矣 詔韓愈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牾於聖人之道者  
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用朱震等請也 提

舉台州崇道觀張燾試尚書兵部侍郎召還引對 上曰朕圖  
治一紀于茲而收効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為之君未  
有不先定其規摹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先  
定規摹為言臣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  
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  
吳會曾未朞年而或進或却豈不為黔虜所窺乎此無它規  
摹未先定故也 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

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執政遞遷者亦無  
四本 卷後九 六

慮二十餘人非規摹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  
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 陛下以先定規摹為急規摹  
一定未有治効不著 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  
立定規摹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耳 金主稟命太原少

尹烏陵思謀來議事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

事 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綉絹九十餘  
萬其它可知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之  
利它處莫比今荒殘可惜 上曰以此知淮甸不可不措置

葺理岳飛聞庶行邊遺庶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印請閑

庶稱其壯節 上謂輔臣曰昨日士儂對勸朕留意恤民

朕諭之云只為休兵未得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椿錢之類欲

罷未可若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 上慨然歎

曰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効  
鼎與秦檜同對曰 陛下爲此言神明感格必有平定之期

矣 六月趙鼎上重修 哲宗實錄 上謂大臣曰吳

國長公主到留宮中三日爲附馬都尉潘正夫求恩數朕語  
之云官爵豈可私許人須與大臣商量況今日多事未暇及  
此 上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已下遂以南

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爲  
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 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入見

思謀曰三十年舊人無以上報但願和義早成 戶部侍

郎向子諲入見因論東都舊事其言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潘

良貴故善子諲至是攝起居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旣而子

諲奏朱震之亡 陛下令建國公往莫師道又廢今 陛下

崇儒尚德如此實可以風化天下 上因諭以震與楊時胡

安國皆學有淵源深於春秋且論先儒異同之說及震薦尹

焯爲安國請謚等事子諲反覆良久良貴不聞其餘語怒甚

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勞聖聽 上語未

竟子諲不爲止良貴斥之退者再焉 上驚而怒欲抵良貴

罪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子諲曼詞衆以爲直不可罪

之願許子諲補外 上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

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 上欲併逐同張九

成爲上言 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卒俱罷

七月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請外示通和之名內則不  
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  
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 真宗無撻覽之捷  
仁宗非慶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  
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詔殿前司策選鋒

軍統制吳錫還行在 上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  
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等退而語咸服 上知入

善將將之明焉

八月江淮荆浙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

入見言劉晏為九使財賦悉歸于一國朝始分為二而三司  
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今租庸分於轉運司常平分  
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准則有市

司

監

八

四

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為而議  
論蜂起上溷聖聽 上乃督邁亟行且諭以置場和糴毋甚  
賤傷農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豐熟之地置場和  
糴焉 詔侍讀曾開讀三朝實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

九成講春秋呂本中講左氏傳崇政殿說書尹焞講尚書九  
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奏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  
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  
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苗及五穀恠妖迭見中觸  
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  
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御戒之 上嘗論王道曰易  
牛微事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切疑之九成曰 陛下

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莖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

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它日 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

所得甚多 宰執奏禁塗金鋪翠鹿胎等首飾 上曰官

中禁之甚急民俗久當自化不必過為刑禁也 九月宰

執言自時多艱朝廷思屈羣策以濟庶務緣此法度多有改

易 上因曰經久之制不可輕議古者利不百不變法卿等當

以蕭規曹隨為心何憂不治 十月參知政事劉大中知

興州 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擇帥

憲以厭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科役以優給其

力如此尚或為盜朕未之聞也 左僕射趙鼎罷為兩浙

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時秦檜力勸 上屈己議

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 十一月翰林學士孫近參知政

事兼權同知樞密院事 樞密副使王庶知潭州 太

常少卿尹焞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焞固辭不拜 樞密院

編修官胡銓上疏曰王倫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孫近附

會秦檜遂參知政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臣備員樞屬

義不與檜等共載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蒿街然後

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

自倍銓昭州編管臺諫勾龍如淵李誼鄭剛中共救解之乃

以銓監昭州鹽倉 十二月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

之勢尤急於邊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

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瀕  
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 金國使張通古蕭

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秦檜見人使于其館受  
國書以歸 初鄜延既陷第六將李世輔為宗弼所喜累

遷知同州是冬撒離曷之陝西見左都監拔東議割地事過  
同州世輔伏兵州廨因稿其從者醉而悉殺之遂縛撒離曷  
欲以南歸虜騎追及之世輔度衆寡不敵乃解縛縱之會虜  
兵斷其歸路遂奔夏州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九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

高宗皇帝紀十

紹興九年正月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

新除權禮部侍

郎兼侍講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以議和不合力辭新

命章十上乃有是旨焞五辭不拜 同簽書樞密院事王

倫爲東京留守兼權開封尹檢校少傅郭仲荀爲太尉東京

副留守兼節制軍馬少師劉光世爲陝西宣撫使川陝宣撫副

使吳玠爲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州聽玠節制

二月尹焞固辭待制待講之命且言庸愚豈堪時用詔焞日

下供職秦檜讀奏至時用二字深銜之 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張浚知福州浚未聞命具劄子曰自 陛下回駐臨安

專意和議臣嘗料虜上策輿地未歸不失前約以怠我師出

中策則失約爽信近在其年虜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

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 尹焞固辭新命

上察其誠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 三月東京留守王倫

始交地界 翰林學士樓炤簽書樞密院事 上諭大臣

曰宰相進退百官士大夫孰有不由宰相進者然宰相賢則

所引皆賢豈當一槩以朋黨疑之也 四月詔簽書樞密

院事樓炤暫往陝西宣諭德意 上謂大臣曰韓世忠欲

獻一駿馬朕令留以備用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陳

事朕曰不然虜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弛朕方復置茶馬

司若更得西馬數萬疋分撥諸將乘此間暇廣武備以戒不



虞足以待強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 上以韓世忠持身

廉特賜建康永豐圩田千頃世忠辭不受 五月四川宣

撫使吳玠薨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爲之死其后制置使

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璘璘曰虜令酷而下必死每戰

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吾常以長技洞重

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形便爭出銳卒與之爲無窮以沮其

堅忍之勢至於決機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初富平旣失

律蜀口屢危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爲固由是蜀人

至今思之 李世輔率所部歸朝 同簽書樞密院事

王倫赴金國議事初宗弼還祈州言於金主置曰河南之地

本捷懶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令使已至汴

京未可令過界倫具言于朝乞早爲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

過界時宗盤等謀爲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簽軍以

復取河南爲名將作亂 七月 上曰御衆以寬朕於官

中未嘗輕用鞭朴因歷叙古今帝王治迹專以 仁祖爲法

秦檜言 陛下齋居蔬食以祈雨澤考之典禮惟當損

太官常膳 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天意好生朕實不

忍旣而雨應 八月新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喻汝礪行

駕部員外郎汝礪始以勾龍如淵薦故得召及對首論願革

近時文章骯骯之習以還西京爾雅鴻臚之風起中興博大

混一之氣 上甚嘉納且面諭曰不見卿久矣英論如昔遂

下所奏付中書秦檜使人諭以 上將用君君宜與時高下

毋妄言汝礪不答遂有是命

戶部員外郎孫邦言私茶

鹽有籍沒法乞蠲除 上曰法若果弊固不可不亟改若

行之已久無甚大害且循 祖宗之舊可也

九月李世

輔引對便殿

上曰知忠義歸朝立功顯著乃復故官賜名

忠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

知成都府胡世

將為川峽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

悟閑習吏治守成都其有政績至是就用之世將既除宣副

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虜情不諳邊事

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自今已

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

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

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

提刑兼領始用曾統奏也常平法起於西漢歲豐則斂歛則

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斂春饑則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并

人有授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熙寧初王安石修水土之政

興築摧之利置提舉官以常平司為名當時所行新法如免

役方場河渡青苗市易方田水利皆俾提領遂為民患議者

不察但云常平法可廢建炎初遂盡罷提舉官特諸路苗役

羨錢各不下百數十萬緡朝廷草創多取諸此次年呂頤浩

等言常平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方場免役等可行青苗

市易等可罷詔頤浩等詳議未及行而言者鑿斥提舉官不

可復前議遂寢其後或隸提鹽司或隸發運司或隸經制司

終無定論而兵火焚蕩戶部及州縣案籍皆廢財賦多失矣

樓炤奏以修武郎郝朴知陝州 上曰武人作郡往往

不曉民事又多恣橫可自今只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澤亦以

收還威柄 十月金主亶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而拘王倫

以俟報 十二月參知政事李光罷光與秦檜議不合

上以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紹興十年正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薨

年五十八 詔作忠烈廟于仙人關以祠吳玠先是左宣

教郎楊朴上書論玠保全四川之功不可忘願特詔有司與

玠立廟榮以封爵使蜀人歲時祠之 二月主管侍衛馬

軍司公事劉錡為東京副留守仍兼節制軍馬 御史中

丞廖剛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

覆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

從群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

不悅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

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

五月 上諭大臣曰累禁銷金鋪翠朕性淡薄服用樸

素故宮中無敢踰者但聞富家大室猶有以金翠為飾不惟

費財害物亦非所以厚風俗乃詔臨安府榜諭限三日毀棄

違者重坐之 宗弼入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宗弼始得

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遂分四道入寇命聶黎李董

出山東撤離曷寇陝右李成寇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餘

萬與孔彥舟酈瓊趙榮抵汴至是犯東京

東京副留守

劉錡至順昌府知順昌府陳規得報虜騎入東京規以報示錡錡與規議歛兵入城為捍禦計始金人之渡河也惟

孫渥吳璘隨胡世將在河池世將倉卒召諸帥議出師渥曰河池地平無險阻願去此治兵仙人原璘曰虜來日夜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保山寨失戰士心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劉錡召諸將曰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即鑿舟沉之示無去意與屬官登城區廐

於是軍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

四百五十一

監後十

五

七

已渡河至城外矣胡世將命吳璘將二萬人自河池赴

寶雞河南以捍寇遣知興元府楊政知永興軍郭浩為之聲援提舉醴泉觀鄭億年改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邊報至

行在工部尚書廖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檜以為譏已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乃有是命金人犯鳳翔府

石壁寨吳璘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折合李童中傷退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虜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旣定踴躍自奮不復懼虜矣金人圍順昌府葛王裛及龍虎大王軍凡

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

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真漢兒皆謂賊已遣銀牌使詣東京告急於宗弼矣 六月韓世忠爲太保張俊爲少師岳飛爲少保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東京副

留守劉錡爲公淮制置使時虜圍順昌已四日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其衆既而報宗弼擁兵至先是宗弼得告急之報即麾其衆出京頃刻而集自東京往復千三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乃會諸將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賊營近在三十里而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被虜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虜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爲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爲然求欲効命 胡世將命吳璘楊政以書遺

撒離曷約日合戰撒離曷於是遣鶻眼郎君以三千騎直衝我軍都統制李師顏等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縣城守撒離曷別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退師顏等攻扶風拔之撒離曷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陣二十餘萬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 宗弼攻順昌府宗弼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見其城陋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平明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賊先攻

東門錡出兵應之賊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虜諸酋各居一部衆欲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朮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錡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遣屬扶歸士殊死闖入虜陣中斫一刀斧至有奮手猝之與俱墜于濠者虜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盈野兀朮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虜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俾錡擇利班師錡得詔不動宗弼不能支引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初撒離曷既破鳳翔與吳璘楊政夾

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離曷自登西平原覘之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

荆湖北路提點刑

獄公事向子志罷子志再使湖北先聲入境姦吏望風解印緩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于馬前子志爲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爲當然子志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

父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寃咸得伸  
雪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當世安國頗稱  
秦檜靖康時事子恣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  
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歸非大姦若能是乎安國子寅初猶  
以爲過後乃信服子恣再以毀去自是閑居十九年

劉

錡爲武恭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 上諭大臣曰  
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孤軍挫賊鋒兀木遣去其功卓然  
當便除節鉞即日降制 上賜手札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

福建路安撫大使張浚言臣竊念自群下決回鑿之計

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今虜懷反復顧因權制變轉  
禍爲福用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

十四

措置一定大勲可集又條畫海道舟舡利害 上嘉浚之忠

遣中使發諭浚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

朝命 閏六月 上曰狂虜犯境諸軍不免調發盛夏劇

暑朕蔭大厦御締綵猶不能勝其熱將士乘邊暴烈日被甲

胷每念熏灼之苦如切朕躬可降詔撫問慰勞之 京東

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等攻海

州守將王山逆戰敗走父老請裒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

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俊大軍至城外都統制王德已

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鄭瓊聞之謂葛王裒曰夜叉

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遣俊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

迎軍俊軍威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爲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

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錡方欲進兵乘虜虛而檜召錡還洪皓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虜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損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七

上曰朕常與諸將論兵皆謂虜人鐵騎馳突若在平原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不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苟人心協和雖在平原亦可取勝今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語

岳飛自與宗弼戰

于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虜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岳飛

三十一

卷一

九

自郾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飛自順昌渡淮赴行在於是穎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爲金人所取議者惜之

九月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議事秦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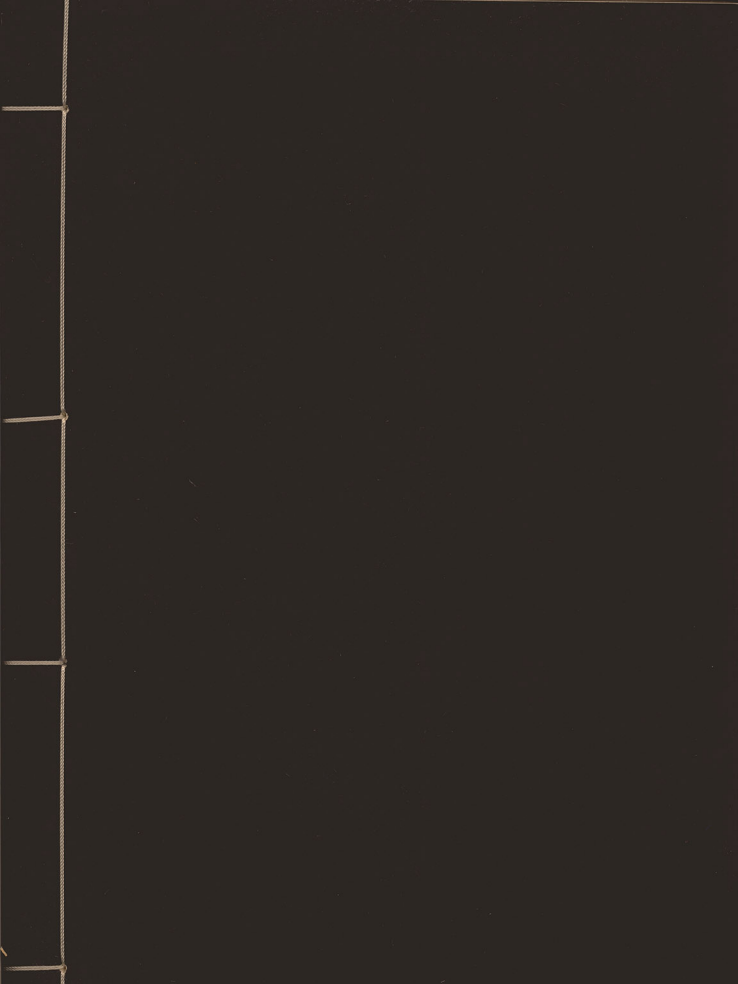
主罷兵召岳飛赴行在命易見世忠諭曰時揚沂中還鎮江

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

二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一

高宗皇帝紀十一

紹興十一年正月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自  
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得以無乏一時賴之開  
既出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豪髮無敢變更者人偉  
其能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巧凡茶  
鹽榷酤激賞零賄綸布之征遂爲四蜀常賦故雖累經歲放  
而害終不去焉 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上問曾讀郭子

儀傳否俊對以未曉 上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總重兵處

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  
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

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  
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  
宜戒之 上諭大臣曰聽言必攷其實近有言劉錡之過

朕徐攷之皆無實迹讒者遂息孫近曰錡當何以報聖恩也

劉錡至廬州時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錡巡其城

一匝曰城不足守也乃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  
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惟視  
錡兵以爲安危錡旣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  
兵據廬州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  
是少安 二月 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虜逼江

爲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



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虜窺江則我  
兵皆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檄呼虜渡江亦不敢來其  
後卒如 上所料 上謂大臣曰 朕於諸帥聽其言則  
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  
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  
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此為可取 楊沂中劉錡  
王德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于柘臯鎮敗之前一日錡行  
至柘臯與金人遇虜將邢王與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為兩  
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  
兵薄其右隅虜陣動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大  
敗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

國朝

聖德十

一

上謂宰執曰自虜犯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一室中  
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擾惟當鎮之以  
靜若隨物所轉胷中不定則何以應變也 賜劉光世韓

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系至軍聲大張蓋  
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困獸之鬪務保全功

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建康屯重  
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  
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  
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三

月直徽猷閣知邵武軍王洋言近詔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  
養贍者人於免役寬剩錢內支四千可謂仁德甚厚矣然免

役寬剩州縣所收甚微勢不可久乞鄉村之人無問男女第  
三等已下給義倉米一斛實可經久 上覽奏曰朕為民父  
母但欲民蕃衍豈惜小費也乃詔戶部措置 初虜之入  
寇也 上命岳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  
乏糧為辭後 上御劄付飛云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  
移兵三十里而止故張浚與秦檜皆恨之 金人自渦口  
渡淮比歸 四月詔給事中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

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  
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  
裨以分其勢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  
檜納之乃密奏于 上以柝臯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

赴行在論功行賞太保韓世忠少師張俊並為樞密使少保  
岳飛為樞密副使並宣押赴本院治事 樞密使張俊言

臣見管軍馬伏望撥屬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  
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 五月淮東轉

運副使胡紡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置司楚州尚  
書度支負外郎總領提舉大軍錢糧等事吳彥璋為太府少  
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總領湖  
廣江西財賦曾慥為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京湖軍馬  
錢糧置司鄂州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不聽節制  
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

布衣虞宰獻樂曲詩 上謂大臣曰士大夫所進文字朕詳



覽熟思蓋欲知民之利病政之臧否朕躬之失耳若溢美之言實不欲聞可令還之乃詔檢鼓院自今獻無益之言不干政體者勿受 六月戶部奏贖刑文字 上曰朕謂凡為政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既非 祖宗法似未可用也 張俊岳飛至楚州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俊總世忠之軍還鎮江惟背嵬一軍赴行在

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

七月翰林

學士范同為參知政事

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伏見樞

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今春虜寇大入疆場騷然

聖本

監後十一

四

七

陛下趣飛出師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此與同列按岳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搖動民心伏望免飛樞副出之於外以伸邦憲先是飛數言和議非計槍大惡之及是飛自楚州歸乃令高論其罪始有殺飛意矣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

張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也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基此最高着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都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 大雨翌日輔臣稱賀 上曰朕日來卧不安席

夜半猶未交曉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省殆遍恐旱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既其文耳

張俊因奏

事乞促淮西之賞 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

所以然 上曰軍士有出者有轡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

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

之後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効之臣今蒙專任

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 八月

尚書吏部郎中李執試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

監始除也 上覽除目曰九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

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之選也九除館職寺監丞必

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九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

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兢之風息矣若不謹

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

稱之謂不可不謹 少保密副使岳飛復為武勝定國軍

節度使充萬壽觀使万俟卨既劾飛罪未報御史中丞何鑄

殿中侍御史羅穰復交疏論之飛乃巧免故有是命 上

曰水旱有數雖堯湯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間未嘗無歲

此天祐也然不可恃此不為之備 祖宗置義倉以待水旱

最為良法而州縣奉行不虔妄有支用寢失本意或遇水旱

何以賑之可令監司視其實數或有侵失嚴責補還義倉充

實則雖遇水旱民無飢病矣 上曰省刑罰薄稅歛王道

之本國步方難未能弭兵斯民稅歛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

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  
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  
以副朕意 九月泗州言奉使官工部侍郎莫將知閣門  
事韓恕歸至本州先是將恕為金人所執至是宗弼將與本  
朝議和故縱之歸報焉 宗弼以書來朝議遣劉光遠往

聘曹勛與光遠偕行 十月少保醴泉觀使岳飛下大理

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供通為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

秦檜乘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于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

大理卿周三畏鞠之 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充大金通

問使王公亮副之 樞密使韓世忠罷為橫海武寧安化

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世忠既不以和

議為然由是為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世忠乃諫以

為中原士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入

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

切檜由是深怨世忠言者因奏其罪 上留章不出世忠亦

懼檜陰謀乃力求閑退遂有是命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

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亦

罕得見其面云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吳玠揚政郭

浩乞優異推恩初三將之並出玠復秦州捷剡灣政下隴州

破岐下諸屯浩取華號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將遣要

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為內應而金虜約和於朝廷

秦晉之人殊惜之 十一月右中散大夫李迨知洪州

上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此州寄  
居多必有造謗者不可不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爲賢否  
常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 上曰唐太宗除亂比湯

武致治幾成康可謂賢君矣然誇大而好名雖聽言納諫然  
不若漢文帝之至誠也人君惟至誠臨下何患治道之不成  
哉 言者請補試州縣小吏仍許告吏罪使補其闕以懲

吏強官弱之弊 上謂宰執曰此說若用則相告許而州縣  
擾矣治天下當以清靜鎮之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  
下也昔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常躬行此  
語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

州安置秦檜進呈 上曰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有  
賞無刑政何以成譬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 宗

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爲界因遣其戶部侍郎蕭毅審  
定可否是日詔金國已遣使通和 福建安撫大使張浚

充萬壽觀使秦檜將議和遣工部員外郎蓋諒因事至閩中  
風浚使輔其議當引爲樞密使浚答書言虜不可縱和不可  
成檜不悅會浚乞祠乃有是命 十二月 上謂大臣曰

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  
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於清靜之  
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  
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禮正心誠意者  
佛氏清淨之說果有以勝之乎至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即佛氏禍福之報也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說殊爲可笑

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株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

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九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九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感也

上謂

大臣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爲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於此須用論辨古今以爲文最不可志於利學而志於利則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

岳飛

賜死下大理寺飛既厲吏又不伏至是方俟高入臺獄遂上飛當斬御前軍統制張憲坐收飛子雲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雲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誅憲雲於都市天下寃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大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佛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飛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至今號爲賢將

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虜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

婦隨軍今不敢携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繫再造猶反掌耳胡銓封事此或有之彼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浚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并問李綱趙鼎安否

紹興十二年正月 上謂大臣曰朕於官中無嗜好惟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於政九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人點姓名何所益也 二月 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

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設施之詳 太祖以英武定天下 仁宗以惠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詳可見於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 保

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為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 上尤

所鍾愛 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上曰學

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 上曰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

田其勞可憫朕令畫以人耕田之象置于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言者請自今鞠獄必差經任人 上曰文

學政事在孔門中自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鞠獄安能盡善也其從之 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

言博學宏詞科右承務郎洪遵勅賜進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适第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進讀 上曰是

洪皓子邪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遣遂以

遵爲秘書省正字介适並爲勅令所刪定官自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卽入館自遵始 四月 上御射殿引正奏各進

士有司定右通直郎秦熿第一陳誠之次之楊邦弼又次之槍引故事舜乃降爲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自誠之以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 五月詔諸州軍無教官廼令尚書省選差旣而禮

部立到試教官法 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攷前世興衰治亂以爲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

亦令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 上不與特給錢

五千緡 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

其徒皆不失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廢

矣 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望歸功于天也 右

相因朕於人事雖不敢怠至歲寧則常歸功于天也 右

護軍都統制吳璘來朝召之也 上問璘前此所以勝敵之

方璘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他日 上以語輔臣且曰

璘善用兵此正孫臖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七月

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說詔銓

除名新州編管 八月 上與宰執論經術因曰朕每讀

書未嘗苟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讀書不適用則不若愚

人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爲患更甚 是月朝廷荅宗

弼書許以陝西地界金人遣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

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原以  
大散關為界於關內得興趙原為控扼之所 九月尚書  
左僕射龔國公秦檜為太師封魏國公 十月詔福建專  
置提舉茶事官一員置司建州 十一月太傅樞密使張  
俊充醴泉觀使封清河郡王初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  
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而俊居位歲餘無請去之  
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遂有是命 左司員

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  
衙前及坊場戶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  
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  
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稅不行

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按其籍雖三十九  
萬餘然實入才二十萬耳詢之土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  
覈實自平江始然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乃詔專  
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  
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 十二月 上曰朕

以天下財賦養天下士大夫以天下公器處天下士大夫要  
使人人盡心職業朕何愛爵祿哉 禮部乞太學養士權  
以三百人為額 上曰太學師儒之官雖選經術當先德行  
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風俗 上曰朕無所好惟閱書作  
字自然無勸尚書史記孟子俱為用尚書為兩過左傳亦節

一本

卷第七十終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二

高宗皇帝紀十二



紹興十三年正月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爲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爲齋十有二曰裊身伏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正養志誠意率履循理時中 上謂宰執曰朕不畏

多事事若多必入思慮大抵無事則怠忽易生不可不戒

二月 上曰爲君不知春秋昧爲君之道爲臣不知春秋昧爲臣之道此書癘狀其嚴真萬世之法又曰爲政之要在辨忠邪此治亂所由分也 大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

忠進封咸安郡王

三月詔宴殿陳設止用緋黃二色勿

以文繡

上以 祖宗朝殿惟但用純綵後來浸多文繡故

屏去之

四月 上諭宰執曰郡政以循良稱者便與權

用庶爲諸郡守之勸

右承事郎知嚴州淳化縣孔括爲

右宣義郎先是浙西提點刑獄公事王鈇言括治狀輔臣進呈

上曰可與轉

一官令再任任滿更與陞擢縣令最親民而負最

多難於一一選擇但有治狀者進用之有過惡者黜責之使知

所勸懲則人自勵而不害吾民矣

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

等乞依元祐古迹於華亭置閘以捍鹹潮

上曰今邊事息當

以民事爲急民事當以農爲先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爲農而下

以農者天下之本置閘其利又遠不可憚一時之勞也乃令叔

獻措置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前知閩縣李汝明贓汙

上謂大臣曰縣令最衆安得人人而知之若一一待臺諫論

列何用監司今後賊汚人爲臺諫所論而監司失按發者量與降官庶知所懲行之數年賊吏自然少矣時本路提轉黃積厚陳楠賀允中余應求已代去皆坐貶秩焉 戶部具

上諸路月椿錢 上諭輔臣令折其數爲二存其有窳劣者餘悉蠲之 上諭大臣曰昨日上殿揚大任其人昏老難

當郡寄可廼以宮祠似此等人作郡臺諫欲論又無顯過但千里之民陰被其害今後郡守卿等宜審察之 五月

上諭大臣曰人言南地不宜牧馬朕昨自創行雖所養不多方二三年已得駒數百此後不患不蕃與自川廣市來病不

堪棄而公路所費不少計之一疋自省數百千 上又曰國家自有故事京城門外便有孳生監每年所得甚多 祖宗

用意可見也

秦檜奏牧馬事

上曰此事全在得人朕

初令楊忠憫管馬五十疋忠憫不理會得牧養一年之間死損俱盡後得張譔付之更無死損以此知全在得人則事無不濟矣 六月倉部員外郎王循交言國家平昔漕發江

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餘萬和糴之數又在其外而近歲上供之數纔二百八十餘萬除淮南湖北彫殘最甚蠲放之外兩浙號爲膏腴沃衍粒米充羨初無不耕之土而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此蓋稅籍欺隱豪彊巨室詭名挾戶多端以害之也比者兩浙漕臣建議欲正經界朝廷從而行之若使盡究隱田庶幾供輸可足舊額欲望訓救諸路漕臣各令根檢稅籍之失 上謂輔臣曰所論可行蓋農桑衣食之

本然須有所勸懲勿爲文具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右

宣教郎簽書江陰軍判官蔡察不法勒停

上曰不按發監

司須當行遣天下事必待臺諫論列臺諫能盡知之監司乃

朝延耳目豈可坐視不舉於是提轉王鈇李椿年張叔獻皆

坐降官

壽星院乞撥放度牒

上曰言者皆欲多鬻度

牒以資國用朕謂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一夫

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撥十數年其徒當自少

矣

輔臣進呈鈞容直乞推賞

上曰樂人無出官法可

與支賜及轉資

僉書樞密院事程克俊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

全州文學師維藩權國子錄維藩以累舉得官會

太學初建國子司業高闕等言維藩博通古今士人推服建

學之始宜得老成誘掖後進輔臣進呈

上曰師儒之任尤

當遴選須心術正者爲之將以經旨諭後進一有邪說學者

從而化之爲害不小

金人遣通問使徽猷閣待制洪皓

直龍圖閣張邵修武郎朱弁還行在

七月 上謂大臣

曰昨訪遺書今猶有未至者宜下諸路搜訪其獻書者或寵

以官或酬以帛蓋教化之本莫先於此也詔求遺書

監

學初成

上自題賜書閣榜曰首善

八月有司言將來

郊禮合用珠子坐褥

上曰事天以誠爲主如器用陶甒之

類貴其質也若惟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本意

國子司業

兼崇政殿說書高闕乞率諸生上表請車駕臨幸太學既而闕  
侍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

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 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閱曰 陛下方偃武修文願講臨雍之

禮 上曰已令討論矣 九月撤獻閣直學士權直學士

院洪皓出知饒州初檜在寧願昌軍中昌圍楚州久不下欲

檜草檄諭降有室熬者在軍知狀皓與檜語及屬事因曰憶

室熬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翊日李文會即奏皓若久

在朝必生事端乃命出皓 尚書右司郎中梁弁稱疾乞

奉祠 上曰士大夫有操守安分而以疾乞去者甚可惜不

比奔競之人抑奔競則廉耻之道興乃除直龍圖閣主管洪

州玉隆觀 十一月 上曰朕之性與人異無事惟靜坐

讀書所得甚多又曰朕觀古之人君有嗜殺人者蓋不能養

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更無事貴為天子誰能制之若不知

足更為侈靡未有不亂如唐明皇是也 十二月 上曰

學者人才所自出人才須素養 太宗皇帝置三館養天下

士至 仁廟朝人才輩出為朝廷用三代之季學校不修故

當時士人多無名節今日若不興崇學校將來安得人才可

用耶 紹興十四年二月 上因論 祖宗茶鹽之法納粟于邊請

鈔于京公私皆便不惟邊面可實而又免轉輸之勞朕嘗思

祖宗立法無不善者豈可輕易變易 上因言頃在山東河

北備見民間利病如官司錮吏下鄉催科此適足為姦耳乃

詔江浙等路紹興八年前拖欠並與蠲之 參知政事

万俟卨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高使虜還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十言囑高奏於上高不可檜大怒御史中丞李文會聞之即奏高黷貨營私乃有是命 新知紹興府樓炤過關入

見即日除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三月 上幸

太學祇謁先聖止輦于大成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躬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國子司業高閱講易泰卦講畢賜諸

生席於廡下啜茶而退遂幸養正持志二齋觀諸生肄業之所賜閱三品服熺與學官皆遷官諸生授官免解賜帛如故事

上出文宣王贊刻石賜學官高閱言 陛下贊文形容先聖盛德無愧於古 上曰唐明皇作贊文乃斥先聖先

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其后 上又贊七十二子 五

月御史中丞李文會言權尚書禮部侍郎高閱初為蔡儵客

婿京以求進詔閱知筠州先是 上在經筵因問張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閱薦之文會即

劾閱是日拜文會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自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之 六月淮東轉運判官湯鵬舉言五月

楚州鹽城縣海水一槩澄清秦檜請率百官入賀 上曰 太祖平定天下 太宗時干戈偃息 真宗時祥瑞甚多

祖宗聖語止以豐年為瑞第可付史館不必受賀 七月 詔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光俟牽復日特降三官坐前為

江東大帥擅用上供錢帛也輔臣進呈 上曰當治其初擅用之人若止於見任者責償則必取於民未為允當於是特

免補還而光與饒信州守臣四人皆坐貶秩

八月 上

諭大臣曰言者多勸朕變法朕思

祖宗舊法已善豈宜輕

改

殿中侍御史汪勃言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

士將拭目以觀取舍爲之趨嚮欲望戒敎司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恠者在所必去 上曰勃論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 九月

禮部員外郎陳鵬飛面對言凡有獻利害者乞加討論必合

於 祖宗之舊如已試無成必加黜責 上謂大臣曰 祖

宗之法思慮已精審講究已詳備不必改作天下自治小人

喜更法往往謂朝廷無所建明不知本無事然法至於弊乃

不得已而更之耳

詔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時川口屯兵

十萬人分隸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屯金

州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爲天

下最 上覽剛中奏謂秦檜曰川陝地遠爲將尤難得人如

璘統兵有法肯爲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政故爲璘兄

玠裨將及分道建帥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詔

守臣終更入見各舉所部縣令一員所舉稱職特爲推賞不

當坐謬舉之罰

十月詔州縣文臣初至官詣學牴謁先

聖乃許視事用左奉議郎羅長源請也長源言士大夫皆學

夫子之道以從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詣學宮以敦風化之

本後遂著爲令

十二月雪百官入賀

上諭宰執曰天

下窮民宜加養濟孟子所謂文王發政施仁先斯四者於是  
詔諸路常平官以時散米務令實惠及民

僉書樞密院

事李文會罷自秦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素  
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負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議執政州  
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權炤方俟高范同程克俊及文會  
等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罷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  
且使人伺察之

楊愿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汪

勃試侍御史

紹興十五年正月分經義詩賦為二科以取士

初籍千

畝 三月進呈庭試策題 上曰策題蓋欲入仕者皆知

趨嚮之正朕觀五十年前人材皆是 仁宗時涵養所致以

此知人才正在作成也

四月賜正奏名進士劉章等三

百人及第出身同出身

七月執政進呈處州守臣徐度

准詔條上便民事件 上曰因此亦可以觀人才如議論平

正留心國事其說自然可見不然矯訐迂闊者亦可見也

詔廬光州上供錢米展一年用轉運司請也 上曰人皆

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

稅歛自然易辦淮南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絀縮九十萬匹有

奇至紹興末年纔八千匹爾

上曰休兵以來上下漸覺

富實大抵治道貴清淨人君不生事則天下自然受福

八月權戶部侍郎王鈇言常平之法有義倉和糴之備坊場  
河渡之入以產制役欲使平均以陳易新俾無紅腐一有飢

謹則開發倉廩以濟艱食豈一主管官能勝其任望復置提舉官庶良法美意不為虛文乃命諸路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惟四川廣西以憲臣准西京西以漕臣兼領仍令檢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按劾以聞 十月簽

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楊愿提舉江州太平觀樞密都承旨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提舉毫

州明道宮晏敦復卒方議和之初秦檜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之臣啖敦復以利曰公若曲從兩地已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 上嘗面諭曰卿鯁峭敢言無所間避可謂無忝爾祖矣 詔置四川宣撫司總領錢糧官 十一月兵

部言秦州舊買馬二萬匹今僅發五十八綱乞省押馬使臣許之自紹興後川秦茶馬司歲市馬九千八百有奇成都潼川府利州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絀絹十萬餘匹成都利州路二十三茶場歲產茶二千一百餘萬斤而茶馬司歲輸總領所錢四十萬緡此其大畧也 十二月詔提舉常平官復為監司歲舉屬吏五人改京官

紹興十六年正月 上親饗先農于東郊牲用少牢配以后稷 上親耕九推乃止遂登觀耕壇命宰執使相侍從兩省臺諫行五推九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 三月詔有司建

武學先是士人上書者多以為言 上數諭大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 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卜焉 四月司



封負外郎邊知白面對乞令郡邑以籍田手詔刊石置于廳  
事 上曰凡治天下惟賞與罰有賞而無罰雖堯舜不能治  
天下守令有勸農之實若不能奉行朝廷德意當痛黜之

右朝議大夫知道州李侑條上便民事件請以 真宗御  
製文臣七條凡守令朝辭之日悉令拜賜權吏部侍郎王楸  
友等言守令多外除恐不周徧欲令鑄板於廳事揭示從之

左奉議郎新通判成州郭伸獻易解

上曰易象深微

難極窮究湏有自得仍不穿鑿始可謂之通經伸議論亦粗  
通可略加旌擢於是進伸一官 五目左朝請大夫周綰

為淮南轉運判官

上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安靜

恤民為先得人則一路安否則煩擾百出豈可不慎擇

盧養十二

九

五

七月 上謂大臣曰今早雨甚露足方欲祈禱遂得之歲事  
有望聞米麥甚賤小民易活亦可慶也 檢校少傅張浚

落節鉞職名依舊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州居住先是浚

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悟

上意以其母太夫人計氏年高

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計氏見其形瘠浚具言所以計氏誦

其父成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

而負 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

目心復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

易治惟

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於是秦檜以謂時已大

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御史中丞何若即奏浚怨

恨故有是命

八月尚書吏部負外郎周執羔守右司負

外郎 上覽除目曰人才湏廣訪而選用之所薦者君子其人自君子所薦者小人其人自小人觀所薦者其人可知矣  
十一月 上曰爵祿所以勵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於待從武臣便至於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

紹興十七年八月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鼎在吉陽三年故吏門人皆不敢通問廣西經略使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糲米饋之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誅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四方聞之有泣下者 九月減

四川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於是減兩川布估錢五分之一夔路鹽錢六分之一坊場河渡淨利抽貫稅錢十

四

十一

十

五

分之四又減兩川米脚錢四十二萬緡 戶部具到江東

西諸州月椿錢二十二萬七千餘緡 上曰科敷之類富者

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椿誠寬民力朕備嘗艱難知細民闕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即命椿留以待緩急庶幾臨時不至失措 詔

江浙見輸折帛錢太高慮民難出令紬帛各減價自明年始

上曰朕久有此志 祖宗時每緣價直八百官司乃以一千

和買民間既免舉債出息及絲蠶收成之後並皆樂輸趙鼎

張浚為相時乃劄折帛之請令人戶折納見錢殊為非理若

隨逐路色額減納錢數非唯可蘇民力且使知朕所以休兵之意至是行下

紹興十八年正月 上語及人材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何賴勵世磨鈍惟在進賢退不肖審其賢否而進退之則人自知勸沮矣 二月叅知政事段拂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簽書樞密院事汪勃兼權叅知政事 三月提

舉萬壽觀秦熿知樞密院事一日秦檜問敕令所刪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為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寧寅第也 上策正奏名進士于射殿右迪功郎董德元第一陳孺次之王佐又次之既而以故事遞降遂擢佐為首賜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 知樞密院事秦熿罷為提

舉萬壽觀熿以父子共政理當避嫌故有是命仍詔熿應干恩數請給等並依見任宰臣例立班在左右僕射之次

六月 上諭大臣曰郡守條上便民事可委官看詳有可采者即行之庶不為虛文也 士民曹溥等千三百人進表

上尊號 上不許 言者乞令州郡建閣以藏宸翰 上以其勞民不許 八月簽書樞密院事汪勃罷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工部尚書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尋權叅知政事 閏八月秦檜奏戶部財賦粗足支用乞免江浙湖南今年和糴 上大喜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為苦朝廷所降本錢州縣往往移用不以時給縱有給處又為更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時和歲豐軍儲粗足朕豈得已而巳也

十月御史中丞余堯弼為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皇朝中興徽宗年要錄節要卷第十二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

三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三

高宗皇帝紀十三



紹興十九年二月詔自今監司守臣代還入見並令以民事奏陳先是上諭大臣曰監司郡守得替上殿本欲知民間利病近來所奏姑應文書多不及民事宜行告諭故有是旨

三月宰執進呈普安恩平二王得旨令溫習舊書上

曰春秋乃舊所習讀朕嘗問以經中數事欲其通解蓋其義淵奧須能識聖人之用心方有自得處若泥諸儒之說拘而不通失經旨矣時普安郡王在藩邸絕意聲色常以經史自娛凡六經之文悉加講論夜則觀古人文籍暇則握筆賦詩鼓琴習射而已

四月

上曰治道民事為急數十年來

吏習苟簡民受其弊必令監司守臣遵奉詔條留意拊循使

民樂其生秦檜曰保正著戶長元立法止令管煙火橋道今承文書市物雇夫以至縣官之所私用種種責辦民之所病莫大於此上曰朕在河朔親見其弊若縣令不得人民一

充役即破產能去此弊極為便民詔諭御史監司守臣如前旨上曰自頃用兵朕知其必至於和而後止在元帥府

時朕不知其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上又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攻戰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有陰自古無殄滅之理使可殄滅秦皇漢武為之矣本朝真宗與契丹通

好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練兵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為念蓋兼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



八月勅令所言臣僚劄子乞詳議民事一罪庶協于中看詳民事被罪條法謂擅行科率及應因害民之事以被罪者作自犯民事不注知州軍通判知縣縣令差遣緣民事被罪情理爲重難以與其他公罪事體一同欲乞並依見行條法施行從之自張浚當國始議州縣言緣民事致罪者終身不許治民行之數歲論者數以不便爲言然終不能改 十二  
月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解潛居南安軍至是疾劇張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死而不肯議和遂爲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九成壯之

四十五

監後十三

二

十一

紹興二十年正月以普安郡王第三子惇爲右內率府副率  
二月初作玉牒所 三月簽書樞密院余堯弼參知政  
事給事中巫伋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八月詔

連州居住張浚移永州浚自去國至是幾十五年退然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必咨嗟大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全國其國必問浚今安在 九月 上因言宣州米脚錢事謂大臣曰此蓋州縣並緣爲姦不恤百姓朕今日所以休兵講好者正以爲民耳若州縣不知恤民殊失朕本意 上又曰國家設常平倉正爲儲蓄以待水旱賑濟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妄有侵移若臨時措畫假貸積穀之家徒爲虛文無實效也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魏砮卒于衢州  
自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禍輒不測當始議和時  
砮與秦檜異論檜常欲除近郡砮遜辭不就奉祠十餘年寓  
居常山僧舍一室蕭然卒免於禍焉初趙鼎既謫居嘗謂其  
客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  
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砮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  
他疇曰願公徐觀之其後諸人流落之久雖死不變疇乃信  
服 閏四月 上策試南省舉頭鄭聞已下于射殿舉人  
趙遠對策詳定官振遠第五 上覽策謂有古文氣乃擢

為第一遂賜遠等四百四人及第出身 六月 上曰近

有進易說者以為易非卜筮之書自古以易筮春秋多載其  
事易有聖人之道四卜筮乃其一豈可以易占為非 七

月宰執奏泰益法成書 上曰法已定當令久遠遵守往時

隨事變更雖可趣辦目前日後入納稀少非善計也 八

月楊武翊運功臣太傅咸安郡王韓世忠為太師致仕薨于

賜第年六十三始世忠得疾將吏問疾卧内世忠曰吾以布  
衣百戰致位公王賴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而沒諸君尚衣

其死耶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慄悍絕人不用鞭撻能騎

生馬駒家負無生業嗜酒憂縱不拘繩檢人呼為潑韓五有

日者席某嘗言世忠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痛毆之年十

八始隸軍籍挽彊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

騎洞貫以習射後猊之鑿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有克

敵皆世忠遺法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創如刻畫晚以公王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于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儷為自全計世忠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逮薨賜銀帛三千疋兩追封通義郡王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祕閣彥朴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孫右承奉郎挺杖直直祕閣賜五品服 十月晉安郡王在藩邸每遇天寒雨雪淹久都下居民有甚貧無所得食者必命輟俸米以賑之歲以為常

紹興二十二年四月簽書樞密院事丞相罷章夏劾丞相陰懷異意以搆國是於是丞相罷舉江州太平觀夏簽書樞密院事

五月容州奏野蠶成繭

六月 上謂大臣曰檢鼓

兩院近日絕少論利害文字恐有阻節可下所屬檢察

尚書禮部侍郎陳誠之以母憂去先是秦檜嘗諭誠之曰有所聞可以片紙見諭蓋檜方用告訐以擢人材誠之不領其意以此忤檜張九成時謫居南安軍或問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九成曰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秦公方斥異已大起告訐此其勢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

紹興二十三年八月左朝奉郎鄭康佐知惠州代還言 陛

下臨御以來詔令爲民而下者十常八九所以天祐一德民懷有仁望申飭攸司自中興以來省刑罰薄稅斂凡恤民寬厚之詔令編類成書以賜守令詔令勅令所編類

紹興二十四年正月初詔郡國同以中秋日試舉人舊諸州皆自選日舉士故士子或有就數州取解者至是始禁之

三月 上御射殿策試正奏名進士賜張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至同出身 七月太師清河郡王張俊薨

上曰曩者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紹冠朝服以斂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 上

厚眷之八月禮部擬定俊贈與乞依韓世忠例 上曰可與贈小國一字王於是特封循王 國朝淳化以後異姓不封

真王其追封蓋自俊始後謚忠烈 十一月權尚書吏部

侍郎施鉅參知政事權尚書吏部侍郎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僚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閣其恩數猶庶官云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 十二月左朝奉郎知蜀州孫道夫主管

台州崇道觀道夫在郡九年遇事明了州人目爲水晶燈籠紹興二十五年四月參知政事施鉅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 六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尚書禮部侍郎湯思退爲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

七月宰執進呈四川安撫制置使符行

中四川總領湯允恭戶部員外郎鍾世明申行中等同共取  
索得四路州縣委是供輸太重理合減免遂減一百六十餘  
萬緡又蠲州縣逋欠錢二百九十二萬緡 八月尚書吏

部侍郎董德元參知政事德元登第二年而執政自呂蒙正  
以後所未有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乞四川諸

路應係大鐵錢並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責拘  
收從之蜀自漢以來用銅錢至公孫述據蜀始更造鐵錢歷  
代仍用銅錢孟氏廣政初復鑄鐵錢互用 國朝乾德三年  
平蜀後呂餘慶鎮蜀日首與沈義倫奏乞揀出銅錢計綱發  
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鐵錢後以爲非便淳化間仍令兩川

嘉祐十三年

文

一

銅鐵錢兼用先是益卬嘉眉等州皆鑄鐵錢每歲五十餘萬  
緡後因李順之亂罷鑄久之民間關錢始用私行交子因而  
弊端百出景德三年張詠言每銅錢一小鐵錢卜相兼行用  
大中祥符七年凌策又請鑄大錢以一當十嘉州錢監名豐  
遠卬州錢監名惠民置爐鼓鑄嘉祐四年趙抃爲轉運奏乞罷  
鑄十年以寬民力熙寧間轉運司復言罷鑄累年民間見錢  
闕少乞減半鑄錢與交子相權詔從之後廢嘉州豐遠監至  
建炎二年卬州復罷鑄紹興十五年鄭剛中爲宣撫使始復  
利州紹興監鑄大小錢歲各五萬施州廣積監若起於紹聖  
三年南平軍廣惠監者所用鐵炭皆取於爐戶廣積監歲額  
萬緡廣惠監萬五千緡皆供本州省計而已 十月左僕

射秦檜言衰病交侵伏整許臣同男熺致仕二孫墳堪改差  
在外宮觀檜秉政十八年富貴且極老病日侵將除異已者  
故使徐嘉張扶論趙汾張祈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  
無全膏令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謀大逆九一時賢士五  
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檜進封建  
康郡王少傅秦熺爲少師並致仕其孫試尚書禮部侍郎墳  
敷文閣待制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日以湯思退兼  
權參知政事夜檜薨檜相位九十九年初見財用不足密諭  
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又命察事  
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捕送大理寺獄殺之上書言  
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盛治之美故  
言路絕矣固寵市權諫官匪人略無敢言其非者陰險如崖  
奔深阻世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略不用 祖宗法貪墨無  
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賊汚  
不法爲民所訟檜復力保之故賊吏恣橫百姓愈困 上久  
知檜政寇祕之未發至是首勒熺致仕餘黨以次竄逐天下  
咸仰英斷焉 詔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魏良臣敷文閣  
待制沈該直龍圖閣湯鵬舉並召赴行在 右正言張扶  
試國子祭酒兼侍講 上旣親政首易言事官乃有是命  
十一月魏良臣參知政事湯鵬舉行殿中侍御史監察御  
史張修行右正言 新除右正言張修入對 上面諭修  
以開廣言路之意 執政進呈激賞庫所賣錦三千餘疋

係曹泳行下江浙諸州變賣已依聖旨拘收 上曰自古帝

王多事土木臺觀遊燕田獵朕皆不好正恐有害吾民如數  
出許多錦帛矣致科擾豈可不禁朕深居九重百姓愁歎之  
苦朕安得知乎 三省樞密院言頃者輕儆之子輒發親

戚箱篋私書訟于朝廷遂興大獄願特降旨令刑部開具  
前後告許姓名議加黜罰庶幾士風不變詔刑部開具申省  
取旨 祕書省校書郎趙逵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

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  
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莫有以切嗟之逵  
因奏言路久壅願廣覽兼聽勿以賤微爲問庶養成敢言之  
氣 上嘉納之 十二月永州居住張浚郴州居住折彥

質沅州居住万俟卨南康軍居住段拂並令任便居住

安豐軍進城鮮白魚御筆朕不欲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  
今進翌日執政進呈 上曰温州柑橘福建荔枝去年皆令  
罷進獨城鮮淮白皆 祖宗歲貢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  
降旨揮住罷 執政進呈刑部狀開具到前後告許人

上曰此等須痛與懲艾近日如此行遣想人情大悅感召和  
氣於是並除名勒停編管詔除名勒停人並放令逐便

參知政事董德元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左承議郎

添差通判嚴州何溥爲監察御史湯鵬舉薦之也溥入見首  
論天子耳目內則寄之臺諫外則寄之監司故監司之權與  
臺諫等 陛下厲精求治專用臺諫言無不從今茲朝之

治可謂肅矣而州縣之間貪吏爲虐擢噬良民甚於豺虎監司不問郡守不訶往往甘受佞巧先食其餌是烏足以當 陛下耳目之寄哉臣謂州縣之貪吏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從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罰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如是則非惟監司不容於匪姦而貪吏亦將斂迹而不敢犯矣然之

右正言 左奉議郎通判紹興府黃中爲秘書省校書郎中

進士廷試第一官州縣近二十年至是始召 責授果州

團練副使致仕胡寅復徽猷閣直學士致仕 敷文閣待

制沈該參知政事 上曰近日葉義問劄子極言州縣添

差之弊所給俸祿皆生靈膏血豈得不爲民害 祖宗舊法

止是宗室戚里添差遣及比年因軍中立功人離軍將校例

與添差除此外當盡罷去 右通直郎知真州陳正同爲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上覽除目曰今此差除皆合公議

想見外議皆以爲當如朕未嘗容纖毫之私於其間若行公

道不變天下何憂不治 上又曰近日兩浙閩廣市舶司及

四川茶馬諸處進貢真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止

上曰朕平時未嘗毫末有取於民如日用紙亦不委臨

安府只自令人買於市肆更得佳者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知信州黃仁榮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

上曰信州亦須擇人昨宰臣搜水晶極擾人如林機尤無狀



魏良臣等曰紹興初徐康國進螺鈿倚卓 陛下即命焚之  
至今四方歎誦聖德 上指御座曰如一倚子只黑漆便可  
用何必螺鈿 上又曰往日宮殿幕帟皆文綉朕今並不用  
土木被文綉非帝王美事 朝散郎張九成知温州九成

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學者尊之溫民久困重斂斛米匹絹  
輸者率倍其入九成曰重斂以疲民二千石責也斗尺皆立  
定例民大悅 翰林學士陳誠之兼侍讀尚書吏部侍郎  
張綱兼侍講起居舍人王綸兼崇政殿說書自秦熈侍經席  
講讀說書官多以臺諫兼之至是悉命從官如舊制 左

朝散大夫楊朴為夔路提點刑獄公事是日沈該進呈蜀中  
人材 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人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

餘事該曰誠如聖訓 上諭魏良臣等曰士大夫往往輕

外重內良臣等曰 祖宗故事不曾歷三路轉運不得除三  
司正欲其練歷 上曰如從官須是曾歷於任宰執皆自此  
選若練達政事通曉民情則事事便可裁決 左奉議郎

知秦州海陵縣馮舜韶為監察御史 上監秦檜擅權之弊  
遂增置言事官時何溥王珪沈太康與舜韶並為察官而湯  
鵬舉周方崇凌哲為臺諫察官具負近世所未有 執政

進呈戶部供具到諸路拖欠紹興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錢物  
欲行除放 上曰若只倚閣州縣寅緣為姦又復催理擾人  
即與除放甚善 二月 上曰四川交子亦有弊如沈該

稱提之說但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

矣 執政進呈知巒林州趙不易便民五事內雷化等州  
民間納苗多令折銀擾民爲甚欲令並納正色 上曰百姓

之財乃國家之外府安可盡取但藏之於民緩急亦可以資  
國用 參知政事魏良臣罷知紹興府 上謂執政曰

王大寶近請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鬻度牒爲利亦以  
延人主壽爲言朕謂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

享國長久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僧徒不耕而食不蠶而  
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財以興

建塔廟蠹民傷教莫比爲甚豈宜廣也輔臣皆稱善 侍  
御史湯鵬舉言新添差通判秀州王鞬恃勢作威乞將鞬罷

黜追還撫州居民產業然後重寘典刑 上曰此不可不痛  
治有 祖宗朝革去五代苛法專以仁恕爲本未嘗真決一

士大夫惟犯賊者不貸可令刑部約法重作行遣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四

高宗皇帝紀十四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三省言太學生係二千人爲額聞在學不及三百人欲令禮部措置 上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元祐中名臣最多實由 仁宗養育之有素也近來學校雖設教育有所不至每患人才難得可如所奏 詔比緣軍興令宰相兼樞密使今邊事已定可依 祖宗故事宰相更不兼領 提舉萬壽觀万俟卨參知政事 執政奏銓試院獲到懷挾者三人 上曰銓試乃出仕之始將來官顯皆自此擢豈容冒濫當依法行以戒後來 上又曰 祖宗貢舉之法周備願有司奉行之何如耳 三省奏內外闈官

四十九

卷十四

一

十一

上曰旣闈官可各舉所知自來多以親故爲嫌正不當如是若非親故何由悉知其所爲但無私心可也遂詔續除侍從兩省各舉所知 四月詔京西淮南販買耕牛與免稅三年用三省請也 上曰闈市之征本以抑商賈如米麵民間日用之物豈可收稅今耕牛亦猶是也 詔諸路自今不得奏祥瑞 上曰比年四方奏祥瑞者皆飾空文麟鳳瑞之大者然非上有明君下有賢臣麟鳳之生亦何足取朕以謂年穀豐登可以爲瑞得真賢實能可以爲寶若漢武作芝房寶鼎之歌奏之郊廟何益於事 上謂執政曰卿等按賓客有利害可行及人才可用一一奏聞庶盡知民間利病置六科以舉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公正可

備臺諫三曰法理該通可備刑讞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  
五曰剛方豈弟勞績著聞可備監司郡守六曰知機識變智  
勇絕倫可備將帥命侍從歲舉之如元祐中司馬光所請先  
是侍御史湯鵬舉條具六科以備采擇乞俾薦者隨其才而  
舉之後有改節願坐謬舉之罪詔吏禮部討論至是行下

凌哲言切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為  
可憫奏裁遂獲貸配無它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為吏者  
有放意鬻獄之幸貸死愈衆殺人愈多殆非辟以止辟之道  
也臣嘗取會到常赦所不原者於法既無疑慮於情又無可  
憫今各州勘結刑寺看詳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謂幸  
矣願被殺者銜恨九原不知何時而已也臣恐疆暴之風日

以滋長善良之人莫能自保其於刑政為害非細欲望特降  
睿旨應今後諸州軍大辟若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其情  
法相當實無可憫者自合依法申本路憲司詳覆施行不得  
一例奏裁從之 五月參知政事沈該為尚書左僕射万

俟高為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曰用人當盡  
公道若以私喜怒取人則真材實能何由得進邪 簽書

樞密院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六月新知湖州程克俊  
參知政事 新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入辭 上曰  
遠方正要卿發摘姦賊選舉循吏凡有便民事可直奏來

七月御筆蠲放民間一年丁緇之數計二十四萬匹 上  
曰不唯寬民力且不失信於民 夜禁出井宿間詔曰大

史言甚出東方朕甚懼之已避殿減膳側身省愆尚期朝政  
有關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冤濫官吏有貪殘致傷和氣上  
干垂象可許令士庶實封陳言諸登聞檢院投進仍令諸路  
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寬恤合行事件聞奏提點刑獄官躬詣  
所部州縣詳慮決遣將枝蔓干連之人日下疎放務施寬惠  
以盡應天之實 上又曰據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  
天下為憂豈間遠近耶 沈該等言夜來星象全然退減

陛下尚未御正殿今日欲率百官拜表奏請 上曰雖漸次

消弭朕方憂懼恐未湏如此該又奏曰臣等以輔政無狀欲  
待罪乞行罷免 上曰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交修不逮上

蒼天戒耳 上又曰訪聞淮上米價甚平民間絕難得錢可

令會問米價官中若與收糶民間得錢亦兩便也 詔故

贈右諫議大夫陳瓘特賜謚忠肅先是 上謂輔臣曰近覽  
瓘所著尊堯集無非明君臣之大分深有足嘉易首乾坤孔

子作繫辭亦首言天尊地卑春秋之法無非尊王王安石號  
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

經悖理甚矣瓘宜賜謚以表之事下太常至是行下 八

月宰執進呈大理寺主簿郭淑淑轉對差役事 上曰自有成  
法不湏更改今 祖宗法令無不具備但當遵守比來輪對

及之官得替上殿官多是無可奏陳致有率意欲輕變成法  
有司者詳允宜詳審朕觀漢史曹參遵蕭何畫一之法而漢

大治蓋何所定律令既已大備若徒為紛更豈所謂治道貴

清淨耶

右承議郎程昌時知桂陽軍代還論州縣科配

被於細民而不及豪右

上謂大臣曰科敷不均最爲民害

出勝之說朝廷累有指揮唯是官吏爲姦恐民間盡知數目

不得而欺隱所以不肯出勝耳

上又曰臨安民有納本戶

絹一疋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攬戶不肯交朕令人用

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輦轂尚

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也

右正言凌哲論改官之法行之

既久不能無弊薦章一紙陰求先容有以及五六百千者欲

增考第減舉貢爲救弊之術

上謂大臣曰祖宗舊法未

易輕改在

祖宗朝九事悉本仁恕未嘗真決一士大夫隄

於賊罪則不貸蓋以賊罪害及衆不可不治故在法所舉之

一十八人

一十八人

四

六

人犯賊舉主當與同罪然自來不曾舉行故人不知所畏但

嚴舉官之令有犯者必與施行則人自知畏前弊自可革恐

未湏便改法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源如此臣等謹當遵

稟

右朝請大夫李邦獻新知秀州張僈並爲兩浙路轉

運判官上諭大臣曰新除二漕臣卿等可召至堂中面諭

與近屢降寬恤事件令遍詣所部稅賦之足否財用之多寡

民情之休戚官吏之勤惰悉加訪問如有奉行弗虔職事不

舉者並按劾以聞庶幾可以警動諸路使皆知所視勵

言者乞令侍從官考察縣令政績上曰此不湏行侍從何

緣遍知縣令能否兼已委逐路監司考察聞奏矣

沈該

等奏今歲科舉極整肅

上曰朕於此事極留意異時宰執

侍從皆由此途出若容冒濫非所謂按本塞源也 參知

政事程克俊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上曰朕自即位以

來如土木玩好邊事錫予未嘗一有妄用九以為民而已

尚書吏部侍郎張綱參知政事 九月奉國軍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吳璘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璘嘗  
自著書號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  
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  
當集蕃漢所長而用之故以分隊制其騎兵以蕃休迭戰制  
其堅忍制其甲則勁弓彊弩制其弓矢則曰以遠尅近以彊  
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陣法有圖而無書焉 鄒相追毀出

身以來告勅除名勒停送吉州編管相知處州犯入已贓為

四十七 監後十四

五

右正言凌哲所按法寺當流二千里宰執以獄上 上曰浩

元祐間有聲稱其子乃爾遂覺類久之曰既犯贓法不當赦  
可特免真決仍永不收敘可令有司檢坐 祖宗朝行遣贓

吏條法下諸路先行戒諭使之曉然皆知 祖宗立法之嚴  
尚書省檢會天聖紹興真決贓吏指揮詔刑部鑠板行下

詔自今用舉主改官關陞人令吏部置籍被舉人犯贓其  
舉官具名取旨施行即不許旋行首舉 上以吏徇私受賕  
妄舉者衆故條約之 知臨安府榮蕤請對 上謂大臣

曰朕當諭以束吏姦即還商賈物貨及木植價錢勿留民訟  
如見得曲直即當面裁決其他如御膳之屬近來未嘗取辦  
雖用片紙亦不責其供應沈該曰今日天府之弊莫大於此

三者 陛下洞照曲折又不以供應責之愛民如此天下幸甚 上謂沈該等曰大理寺人命所繫近聞吏多受賂深

為不便不知請給比京師如何若祿薄湏量增然後可以責其守法該奏今吏祿比京師已添 上曰不然此間物貴雖已增未必足用已而戶部言欲據見請十分為率量增二分上可之 十月沈該等奏近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

賚物帛有旨退還者半仰見 陛下儉德 上曰賞賚何必許數如此樽節歲中自可省數百萬緡 知隋州田孝孫

直祕閣以京西諸司言其公廉儉素流移安業也是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陳正同入對言守令之職最為近民今懲戒既嚴而不旌異循良恐亦有所未至望令諸路監司

採訪拔擢一二不次用之庶幾人知勸沮 上曰卿言正合

朕意早方有一郡守為監司所薦已令除職因任仍俟更終陞擢之矣 宰執進呈秀州守臣鄧根按崇德知縣林善

問不法詔罷善問仍取勘 上曰賊吏最為民害今後須盡追贓物不然自謂雖得罪猶不失為富人無所憚也 前

特進張浚依舊令永州居住先是浚奉母喪歸葬于蜀行至江陵會以星變詔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勢決求費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乃復奏方俟高湯思退見之大恐以為虜未

有覺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故有是命 詔廉州

歲貢珠雖 祖宗舊制聞取之頗艱或傷人命自今可罷貢

蠶丁縱其自便

十一月權禮部侍郎辛次鷹乞詔左右



司同戶部取朝廷一歲中出入之數仍令諸路轉運司歲終具移用過錢物及見在數申尚書省庶內外各知節約上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略盡唯理財多因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從裁省今但當撙節不可妄費遂命吏部侍郎陳康伯戶部侍郎王侯大理少卿陳章同措置

上謂大臣曰近太學試補第子貪中程者詩賦多而經義少後生輩往往皆詩賦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請俟省試畢上

可之 尚書省言被旨裁減吏額法行當自近始乞裁定三省樞密院近來所添名額於是六曹寺監百司各以舊額

四十二

監省一四

七

七

及新置人數來上朝廷悉加裁損焉尚書省視建炎三年四月所定損守闡官二十人密院副承旨主事令史書令史共一百二十七人守闡貼房二百人為額 十二月秘書省

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黃中言恩平郡王講禮記終篇詔令講易時王府官龍淵已親幸它教授或與之過從觸詠中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教授多蒙其力而中獨不從官

紹興二十七年二月詔自今國學及科舉取士並令兼習經義詩賦內第一場大小經各一道求為定制 上以經學浸微故有是旨 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天民劾信州守

臣周葵不恤郡政 上謂宰執曰大抵先歷知縣諳政事然

後付之一郡必優爲之

御史中丞湯鵬舉參知政事鵬

舉爲臺官凡一年有半所論皆秦檜餘黨佗未嘗及之

三月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並先注知縣 上以問學

執沈該曰選人改官後實歷親民實爲良法 上曰 徽宗

嘗言 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必先問曾歷親民否蓋親民

則能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矣遂從之 上

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 上嘗筆宣示考試官曰

對策中有鯁亮切直者並貢上列以稱朕取士之意時王十

朋首以法天攬權爲對聞安中策言太子天下本臣願斷自

宸衷蚤正儲位詳定官定十朋第九編排官孫道夫奏其詞

語鯁切 上覽之前三日謂大臣曰今次舉人程文議論純

四十八

置法十四

正仍多切直自此人才極有可用朔日又謂大臣曰昨覽進

士試卷其間極有切直者如論理財則欲省修造朕雖無崇

臺榭之事然喜其言直至論銷金鋪翠朕累年禁止尚未盡

革自此當立法必禁之去年交趾獻翠毛五百尾朕未嘗用

當焚於通衢湯思退進曰 陛下旌直言以冠多士焚翠羽

以革侈靡皆盛德事 上臨御久主器未定大臣無敢啓其

端者安中對策獨以儲貳爲請 上感其言擢安中第二遂

賜十朋等四百二十六人及第出身 上數有展日之命沈

該奏天時向暄恐 陛下臨軒不無少勞乞一面引試後有

至者臣等策之中書定其高下 上不許曰三年取士朕豈

憚一日之勞耶武舉進士趙應熊等十五人應熊武藝絕倫

且試南省第一人 上謂大臣曰今決魁選文武皆得人應  
熊弓馬甚精文字亦可采朕樂於得士雖終日臨軒不覺倦  
也詔自今宮人以銷金鋪翠爲服飾者令會通門幾察犯人  
追賞錢千緡經手轉入皇院子等並從徒二年科罪用王十  
朋之言也 詔減三川對糴米十六萬九千餘石襄路激

賞絹五萬匹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有奇又減茶引錢九  
十五萬餘緡 上謂宰執曰前日下有司詳其事正欲知向  
後兵食無闕使民被實惠若無以善後恐又別有改更非所  
以裕民初講利害想四川之民日望蠲免今此足以慰其心  
矣 四月宰執進呈趙逵所薦士 上曰三吳才行之士

往往知其姓名惟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可用者不由  
論薦無由得知沈該曰近日蜀中士大夫多被薦舉已得旨

隨材召用 上曰甚善 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杓降一官

放罷先是杓奉詔薦主管官告院鮑覺召對而人才凡下

上諭大臣曰朕不能盡識天下多士故令侍從臺諫各舉所  
知若不精審非朕求才之意乃罷之 玉牒進呈 太祖

太宗魏悼王三祖下仙源類譜

五月四川安撫制置使

蕭振特轉左朝奉大夫落直字 上以振治蜀有聲執政請

進一職遷四官 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  
蠲減重賦蜀人安之近薦武帥又皆得人可除真學士

上謂輔臣曰今四方無事當以民事爲意監司郡守不可不  
得其人輔臣進呈湖南轉運司奏知長沙縣常稔修潔自持

東吏愛民衆所稱譽詔進裡一官俟任滿與陞擢

左從

政郎新明州州學教授邾次雲入見奏請守令闕則擇清望

官臺閣闕則擇郡邑循吏爲之

上謂大臣曰朕用人正欲

內外適平如監司守令治狀顯著不必一一召來當增秩賜

金且令久任遂以次雲行國子錄

六月四川安撫制置

使蕭振卒振再守蜀凡二十年時利州舊置撫司有積緡二

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

旅也一旦有急是又將取於民請於朝留其半比卒蜀人思

之

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

校書郎陳俊卿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俊卿爲

學官多所裨益一日普安郡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

建封書以調王即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

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

七月給事中王師心言鼎澧歸

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戾法不顧因去爲盜由

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

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自消矣

上覽疏謂宰執曰

茶鹽禁榷本爲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

當與百姓共之姑遵舊制可也

江南西路轉運判官黃

仁榮知衢州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湯沂移江西路

上曰監

司守臣席未及煖已輒更易不惟迎送勞費而官吏軍民於

政教獄訟亦莫知所適從自今悉令久任

八月三省擬

京西轉運副使霍彞知潭州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言彞有

風力必能爲 陛下辦事但京西難得其人聞知鄂州熊彥詩久諳軍中事可以除代 上曰彥釐官多年在京西尤鎮靜彥詩累任郡守此二人皆可用朕思今天下無事惟在留意監司郡守卿等皆持公心高推人才朕謂雖未盡得人將見十得七八矣朕用卿爲執政已及一年卿見朕聽斷之際曾有一毫私意否誠之曰 陛下無私如天地臣夙夜奉承實千載之遇也 參知政事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詔

諸路換給不盡僧道度牒並納禮部用三省請也 上曰昨

權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朕問卿今僧道之數允中言有僧二十萬道士纔萬人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論多有及度牒者朕謂目今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猶二十萬人若更給

四

其

一

十

度牒是驅農爲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爲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佛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終不可廢朕亦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九月參知政事張

綱罷知婺州吏部尚書陳康伯參知政事 詔淮南京西

湖北路州軍自紹興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合起內藏庫絀絹

錢帛可並與蠲免 上曰朕約於奉已內帑未嘗妄費一金

邊郡所欠固多然戶口未復責輸實難可悉與蠲免 新

知漢州于震入辭 上曰蜀地遠卿至官有民間疾苦利病

當一一奏來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四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

四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五

高宗皇帝紀十五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知台州曾幾守秘書少監幾入對言七  
氣久不振 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  
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名者宜皆優容變激之 上大悅  
遂有是命 上謂宰執曰近臣僚獻利害往往各述已見  
未必知有無見在之法自今宜令有司講究詳審無輕改  
祖宗成憲湯思退等曰臣僚奏請不惟未詳條令固有便於  
一方而不可行於天下豈容輕議改法當俟聖訓行之

十一月詔減福建路轉運司鹽鈔錢每年八萬緡初提舉常  
平鹽事張汝楫乞行鈔法 上問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如

四  
甲

一

八

何誠之曰閩中山溪之嶮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  
絕若百姓賣鹽豈無私販之弊第恐不盡請鈔則有虧額

上曰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 祖宗已行之

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日欲推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大抵

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時福建歲認鈔錢三十萬緡乃詔

減八萬自此漕司及州縣稍舒不復抑售於民矣 刑部

奏百姓張璘等用藥殺人劫取官綱公事 上曰此罪當死

古者用刑貴情法相當 祖宗以來好生之德聞有用例貸

死刑者然不可爲常苟當死而不死無以禁暴戾姦惡殺人

愈多非愛民之道也 右正言何溥請特詔大臣毋庸數

易郡守 上謂宰執曰此論切中時病近亦有因事移易者

今非甚不得已且令成資湯思退曰豈惟郡守監司亦然昨因近臣薦除監司至春間往往當替欲於卿監郎官中擇資淺者令中外更代皆至成資而罷上曰如此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革內重外輕之弊矣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罷提舉在外宮觀十二月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因當久任然其間老病之人難以使之在職蓋移易不過有迎送之擾而廢弛則貽患於一路一州利害孰為輕重今後有如此等可與宮觀理作目陳

紹興二十八年正月上諭大臣曰此既詔監司刺舉守令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為立法乃詔監司貪墮不法臺諫自當彈奏其治狀顯著之人令臺諫侍從三人以上

公共推薦三省考察取旨二月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

知樞密院事工部侍郎王綸同知樞密院事三月秘書

少監曾幾上神宗寶訓一百卷宰執進呈殿中侍御

史葉義問言宰執侍從薦引人才須先赴都堂審察乃令上

殿上曰天下人才若非宰執侍從薦引朕亦何緣盡識俟

召到並令引對不須審察但臨時除授足矣近來士大夫以

內任為榮以朕觀之正當以民事為重或監司郡守有闕可

擇行在官更迭補外其外官有奉法循理實惠及民者亦須

召擢庶幾內重外輕之弊可以漸革詔曰古者二千石位次

九卿祖宗以來非曾歷親民不得為清望官重民事也可今後侍從有闕通選帥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曾任郎官以

上者卿監郎官關選監司郡守之有政績者並須治狀昭著  
及有譽望之人卿監郎官未歷監司郡守者令更迭補外  
內官除詞臣臺諫係朕親擢餘並須在職二年方許遷除庶  
內外適均無輕重之偏職業修舉有久任之效以副朕重民  
事之意 七月起居舍人洪遵面對論鑄錢利害大略謂  
今錢寶不惟消毀作器用而南過海北渡淮所失至多 上  
諭大臣曰銅器雖民間所嘗用然亦可以它物代之今若自  
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  
戰者 上出銅器千五百事送鑄錢司遂大斂民間銅器

上出御製郊祀天地宗廟樂章十三首示輔臣 給事

中賀允中權吏部尚書允中在黃門多所駁正嘗因對論君

四十一

監卷十五

三

六

子小人之異允中言君子志在尊君而不能無忤小人志在  
悅君故第為諛隨此不可不辨也 上稱羨久之允中又言

聞 陛下欲闢御苑以近某人園果乎 上曰誰為此言允  
中曰臣既有聞不得不奏也 上曰卿言甚忠繼有所聞宜

悉以奏 九月中書舍人王剛中充四川安撫制置使先

是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成都帥 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才  
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常置之聖度 上云當儲人以待

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戎最今日先務之急夷狄之情強則  
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夷狄之強弱蓋先自擇將帥蒐士卒

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  
邊則為唐太宗 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

威風識大體者 上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三省

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冰欲除下戶積欠恐侵歲計乞令戶部開具 上曰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

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耳本是民間錢却為民間用復何所惜耶 十月左承議郎虞允文為祕書丞召對允文獻言

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法 祖宗時論臆之 上作損齋屏去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以為燕坐之所且為之

記權吏部尚書賀允中請以賜羣臣 上謂宰執曰允中嘗於經筵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所好非世俗之所謂

道也若果能飛昇則秦皇漢武當得之若果能長生則二君至今不死朕惟治道貴清淨故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為

道日損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當降出碑本以賜卿等 十一月詔大禮金銀錢帛並減半供進 上曰

大禮支費朕半年前預立定格無分毫濫比之前郊才及十之五

紹興二十九年三月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戶係官欠皆除之宰

執奏擬詔意 上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又從而加以刑罰豈使民不

為盜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為本 五月上與宰執論儲蓄事 上曰比緣河流淺溢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伍百

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共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蓋欲

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耳 宰相沈該湯恩退

言近旨令監司守臣按察所部官屬其治績顯著者保舉陞擢錄未有定立條目致舉刺皆未能當竊見元祐間司馬光

陳請舉按官吏八條委是詳密於今可行臣等今重行修立

舉薦四條曰仁惠謂安民利物衆所畏愛非公直謂心無適

茹非內私外公明敏謂深察情埋應機辦事非廉謹謂安貧

實按詐直者循節謂美刑口矜功者按察四條曰苛酷謂用刑繁苛狡佞謂傾

名偷安避事者昏懦謂不曉物情貪縱謂饕餮無厭九應薦舉者州

舉之部使者部使者舉之朝廷皆籍記姓名隨材任使

六月參知政事陳康伯兼權樞密院事左僕射沈該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 七月淮東安撫司言比邊蝗虫為風所吹

有至盱眙軍楚州境上者然不食稼比復飛過淮北皆已靜

盡 上謂大臣曰此事甚異可以為喜仰見上天垂祐之意

權吏部尚書賀允中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周麟之

言左宣教郎知雙流縣李壽嘗著續 皇朝公卿百官表九

十卷詔給札錄付史館壽博學剛正張浚張壽誠器重之秦

檜盛時嘗遣人諭意欲得壽一通問即召用之壽惡其誤國

擅權迄不與坐此偃蹇州縣垂二十年四川安撫制置使王

剛中聞其名奏以為幹辦公事初壽父中仕至左朝奉大夫

通習 本朝典故壽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

史實錄傍採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

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于此 右朝請

制踵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蓋始于此 右朝請

卷四三

監卷二工

五

大夫李植為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 上諭執政曰泉司利害大槩有四坑戶銅本工木炭是也卿等宜諭植講究利害令鼓鑄復額以稱朕意 右僕射湯思退等乞以 上親書近降戒驕惰禁賂遺二詔立石於尚書省以墨本頒于中外從之思退因贊雲章奎畫超冠古今 上曰朕自少時留心翰墨祇有舊藏文皇數帖其間有好謙自牧上畏天下畏羣臣等語不惟字畫可喜其用心寔後世所矜式也

八月詔左迪功郎朱熹召赴行在熹松子也少孤從延平李侗學弱冠中進士第調泉州同安簿官滿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後罷於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築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學之士從之者如市 上聞

其賢設召之熹卒不至

九月尚書右僕射湯思退遷左

僕射參知政事陳康伯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康伯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材自當盡心若媿媿取容植黨以自固臣不敢也故事宰臣初除例賜銀絹至是思退等辭 上曰此舊格何足辭思退等言今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節省庶幾有濟臣等若盡受何以風百寮力請減半 上從之 十月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奏事 上因論溝洫利害云往年宰臣曾欲盡乾鑑湖云歲可得米十萬石朕荅云若遇歲害無湖水引灌即所損未必不過之凡慮事須及久遠也 同知樞密院事王

論言密院大事每與三省同議 上曰樞庭雖五代之制疑

太祖 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法 祖宗掃除略盡惟有此

一二者必有深意都民望嘗有疏言軍政豈可令宰臣不  
與意謂樞庭非法朕已收之矣 上又曰大臣固不當疑雖  
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有姦邪即罷之不當任而疑也

十二月提舉萬壽觀張燾試吏部尚書 上問燾以方今  
大計所在燾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

郡名分宜早定 上喜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開春  
當議典禮燾頓首謝時風俗侈靡財用墮燾勸 上止此

貨之貿易省非時之賜子罷土木減冗吏躬行節儉民自富  
足 上嘉獎再三 同知樞密院事王綸進知院事

四十一 嘉慶再三 同知樞密院事王綸進知院事

紹興三十年正月左宣教郎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引年告  
老楊朴震允文葉謙亨胡沂洪邁陳俊卿陳棠等言彪篤學

守道安於靜退甲科及第處選調二十年了無遺佚既窮之  
歎其博物洽聞可以備議論清介端慤可以表縉紳春秋雖

多不見老人衰憊之態而勇退戒得陳義甚高望表而出之  
以勵士大夫之節制曰壯而仕老而歸君子出處之大致也

故朕於知止之士愛之重之思所以致其厚者爾以經明行  
修早擢上第雍闕不試幾二十年耆眉郎潛垂上清近今纔

七十耳幡然上歸老之章爾之志決矣朕何忍閔勞以官職  
之事乎大夫其修身守道以昌高年優游里閭以須三老五

更之召可特授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賜緋魚袋致



仕 尚書吏部侍郎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 罷軍容

班本殿前司樂工也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故百工技藝之精巧者皆聚於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贍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甲庫萃土巧以蕩 上心酤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負數日增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可罷

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燾之從容補益皆此類也 二月宰相湯思

退陳康伯奏事畢樞密院官將退 上留王綸葉義問同諭

之曰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

真王衆皆前賀綸義問退 上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

傳並右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 顯仁

皇后意所未欲故遲至今思退曰 陛下春秋鼎盛上天監臨必生聖子爲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 上復曰此事出於

朕意非因臣下建明朕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

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普安郡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

十年而王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趨朝

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妾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

史自適嘗語府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于珠寶瑰

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騎射翰墨皆絕人 上嘗謂

近臣曰卿亦見普安乎近來骨相一變非常人比也 三省樞

密院進呈普安郡王加官移鎮進封國名 上曰可便以為  
皇子此事朕志素定已九年矣顧外庭未知爾陳康伯曰聖  
慮高遠豈前代帝王所可歧及臣敢為天下賀思退言立皇  
子當降詔及遣官告郊廟內出手詔曰朕荷天右序承 列  
聖之不基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疆  
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瑗 藝祖皇帝七世  
孫也自幼鞠于宮闈巖然不羣聰哲端重閱義有立九于宗  
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  
昭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  
厚風俗者也其以瑗為皇子制以皇子為寧國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既出朝士動色相慶中外大悅宰  
執入賀 上曰宣詔想見人心喜悅湯思退曰豈惟士夫雖  
閭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謨英斷合天人之心如此上又  
與王綸等論淮上盜賊因曰自古銷盜賊之術無如輕徭薄  
賦綸曰 陛下語盡之矣昨罷推場南北之商弃物而逃  
困於道路無所得食漸至抄掠是時皆勸 陛下嚴責州縣  
捕之 陛下非惟不殺且給之裹糧使各歸業不久遂定  
上曰知此道者惟唐太宗 詔滁州上供錢依濠州盱眙  
軍例更展免一年 上優假淮民自休兵至今未嘗起稅也  
三月詔自今除授館職並先召試學官依格選除議者  
言儒林冊府之官 祖宗以來必試可而後授比年召用人  
材故事浸廢使州縣小吏皆有僥倖超躡之心望行召試之

典故有是旨 上策試禮部舉人賜梁克家等四百十二人及第出身同出身 上謂大臣曰監司郡守所寄非輕瀕

平日選擇有人望者以待有闕便可除用 樞密院進呈

有劉頴者上書陳廣中利便五事 上曰所言有益於公私

者皆即行之惟結好南蠻其意不過欲誘說蕃商利其贖費

朕於此等物舉無所好何苦自擾假令設十玉觥飲酒酒味

則一一觥足矣餘安用哉王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陛下了然與六經合故能託物指諭以曉臣下 上亦誦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至再三而止 四

月皇孫右內率府副率慎為榮州刺史 秘書省校書郎

兼權建王府教授史浩守尚書司封員外郎兼建王府直講

四八 監禮十五 十一

一日浩講周禮至酒正因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

王及右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所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

惟王及右之飲酒不會而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之膳羞

可以不會而世子之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

佩服斯訓 秘書省校書郎王十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

先是教授入講堂則與皇孫叙賓主而教授居賓位十朋不

可王特為之加禮而位教授於中 五月金國賀生辰使

蕭榮張忠輔入見置酒垂拱殿時建王侍燕榮等望見聳然

曰此為建王邪竟夕不敢仰視 六月宰執奏明州水軍

內福建秋廬延祥兩寨效用軍二年一替今到軍年餘方知

紀律欲候滿日更留一年 上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二年

一替軍人望之久矣今將及期而改是上失信而下失望也  
遂令更戍如期 七月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進知樞密  
院事御史中丞朱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周麟之同知樞密  
院事 八月初資政殿學士張燾為吏部尚書奉詔舉修  
武郎武鉅可充將帥至是進呈 上問鉅知書否湯思退曰  
鉅議論過人深達文義 上曰武臣若知書方曉民事可令  
籍記俟邊郡有闕則命之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五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六

高宗皇帝紀十六



紹興三十年九月祕書省校書郎王十朋面對言臣聞道路洶洶咸謂虜情叵測有窺伺江淮意議者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爲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謀國之術亦疎且殆矣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今內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詞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爲之用者今反投閑置散無地自效臣願 陛下斷然爲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計

御批

卷十六

一

二

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邇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 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重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今禍胎於內亂形於外臣竊憂之夫樞密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今殿廷立班偃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倒置如此其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至若清資橫加於噲伍高爵濫及於鑿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不戒唐之監軍皇城置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爲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臣願 陛下斷自宸衷不惟尊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自秦檜厄塞

言路士風浸衰及上總攬萬機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務緘嘿至是十朋與校書郎馮方正字胡憲查籛太常寺主簿李浩始因轉對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大學之士爲五賢詩以述其事十月起居舍人虞允文爲賀登

正且使允文至虜廷與館客者借射一發中的君臣驚異監察御史劉琪守尚書吏部員外郎琪前在銓曹時苦吏爲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緇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上

謂大臣曰贓汗之吏不可復用蓋其天性貪墨使在州縣必難變革十一月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李顯忠請

令諸軍屯田上謂大臣曰此事可行然須先立規摹如括田市牛立廬舍給糧種置農具之類悉有條理乃可施行兩

三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耕矣左

二月尚書左僕射湯思退罷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朝奉郎知嚴州樊光遠奏三衙誘平民爲兵乞自今不許收

刺樞密院亦奏三衙見管官兵增過紹興二十六年元奏人數欲令以今歲終兵帳立爲定額宰執進呈上曰兵不貴

多當有限制今天下財賦十分之八耗於養兵朕躬行節儉未嘗一縷妄費而諸軍冗費豈可增添不已自今三衙令以

見管兵帳爲額在外諸軍亦與立爲定額日下住罷安南進馴象邊吏以聞上謂大臣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詳諭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 上問宰執 三朝國史何日可進又

曰頃有乞撰會要者會要乃 祖宗故事之總轄不可闕也

但自元豐後續爲之蓋舊書分門極有法似不須改陳凍伯

曰謹遵聖訓

上與宰執論給舍繳駁事因曰 祖宗所

以置給舍正欲其拾遺補闕若緘默不言豈設官之意然或

探人主意及阿附大臣甚者至於不論臧否沽激取名此正

仁廟裕陵之所戒也

特進張浚令湖南任便居住衡州

編管人胡銓與放逐便

魏安行罷江東路轉運副使安

行在江東急於受賞督迫州縣鬻田甚峻屬邑一切望風左

朝請郎知徽州洪适甫至官民競赴愬适曰賞可慕民獨不

可愛耶乃戒屬邑有虐吾民者必劾已而安行罷去民卒得

寬 二月宰執進呈得旨問儀鸞司換舊陳設有無收支

上曰陳設不過享廟及人使至時用何至一歲五易朕已令

以新易舊仍據數收支矣 上又曰朕宮中未嘗用此惟以

儉爲尚乃詔自今非破損勿易 太常寺主簿李浩主管

台州崇道觀自請之也先是胡憲乞歸查齋被論浩亦不安

於朝與王十朋相繼求去 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

悉視川錢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分一

千二千三千凡三等蓋權戶部侍郎錢端禮主行之仍賜左

帑錢十萬緡爲本初徽州造會子紙其後造於成都 建

王時在藩邸左右嬪御不過數十人僅足以備使令一日出

十餘人厚其資而遣之有一年少而俊麗者王雖奇之而亦

竟不留睿語宮僚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於寶具珠玉侈靡奇異之物平生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

上與宰

執論薦舉人才曰人材當用實可濟事者若高談闊論雖可觀然徒欲近名譬猶畫餅終不可食何益於事卿等宜審度之

詔經義詩賦依舊分為兩科以取士先是議者願復經義詩賦分科之舊詔禮部國子監太學官看詳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奏依舊為兩科詩賦不得侵取經義分數若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許將詩賦人材不足之數聽通容優取仍以十分為率毋得過三分自今太學公補試為始至是行之至今

三月兵部尚書楊椿參知政事

右僕

射陳康伯遷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

四九十一

益政十六

四

一

平章事

四月詔新知襄陽府吳拱以西兵三千人戍襄

陽朝廷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令淮西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為守措置民社增壁積糧是時御前諸軍都統制吳璘戍武興姚仲戍興元王彥戍漢陰李道戍荆南田師中戍鄂渚戚方戍九江李顯忠戍池陽王權戍建康劉錡戍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獨未有備故命拱以所部戍之

御批比來久雨

有傷蠶麥及盜賊間發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時久雨宰臣陳康伯朱倬皆待罪

上曰罪

在朕躬豈可移過大臣

大理寺獄空

上謂宰執曰大

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未敢謂刑措然獄訟清簡冤抑得伸亦庶幾焉惟是諸路憲臣或不得人則吏強官弱民無所措



卿等宜思革此弊

五月金國賀生辰使奉國書跪進三

省樞密院同進呈訖宰執內殿奏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言猾虜意可卜宜練甲申儆靜以觀變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侍從臺諫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祖舜楊邦弼虞允文

汪澈劉夔陳俊卿集議陳康伯傳

上言云今日更不尚和

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朝論洶洶

上意雅欲視師陳康伯

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

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柝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

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黃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為

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乃獨奏曰

四今乃

置後一云

上

四

朝廷與仇虜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彼未嘗一日

志戰今幸天褫其魄使先墜言以警

陛下惟亟留聖心焉

頌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吳璘為四川宣撫使

虞

允文試中書舍人允文自賀金主正旦還首言虜已授甲造

舟必為南渡之計至是遂擢用之

六月陳俊卿權兵部

侍郎先是俊卿復言張浚可用

上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

或有可觀若并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為可用

陛下何不一試之

上首肯

上曰陳俊卿敢言朕將賞之

陳康伯言俊卿在臺振職乃有是命

杜莘老守殿中侍

御史莘老入見

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

矣時陳俊卿既出臺求去甚力莘老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

難況多事之際今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 上以為然俊卿乃復留 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為淮南江南浙

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 上亦知其能故有是命 浙西

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入奏事翌日 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心術可以仗倚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它日未易量

陳康伯曰誠如聖訓 七月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與在外官觀 上謂宰執曰夜來小雨應候可嘉康伯曰禾稻

向熟雨澤時降則豐年可望 上曰屬有邊事今乃得兩天相國家使不關食康伯曰誠如聖諭 詔新造會子許於

淮浙湖北京西路州軍行使除停戶鹽本錢並支見錢外其不通水路州軍上供等錢許盡用會子解發汭流諸州軍錢

會各半其諸軍起發等錢並以會子品搭支給用戶部請也 八月江淮制置使劉錡引兵屯揚州錡將度江以軍禮

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鎮江城中香煙如雲霧觀者填擁 九月金人犯鳳州之黃

牛堡守將李彥仙來告急四川宣撫使吳玠即上殺金平虜仙督官軍用神臂弓射虜却之虜遂扼大散關深溝高壘以

自固璘駐青野原顧謂其下曰虜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而授諸將方略 給事中黃祖舜同知

樞密院事 上謂宰執曰近臣僚多上封事朕常親閱往往至夜分陳康伯曰 陛下乙夜之覽豈不重勞 上曰誠

恐其間不無利害又曰方茲多事朕於宮中所在常令以筆  
視自隨每思得一事即札記付外行之康伯白陛下憂勤  
雖湯文昧爽日昃何以過之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發揚  
州錡在揚州病上遣中使將醫往視錡曰錡本無疾但邊  
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候敵人侵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  
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錡遂行

金主亮遂自將入寇時亮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兵號百萬  
羣帳相望征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十月手詔曰云云

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  
凶流毒遍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為無傷  
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輒因賀使公肆慢言拍臍相之臣

四十一

盧俊

十

十三

坐索漢淮之懷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  
其姦詐嘯嘖醜類驅吾善良妖氣寢結於中原烽火遂交於  
近甸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于今三  
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  
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狄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  
星臨於吳分奠成淝水之勳闔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  
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小大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  
雪侵陵之恥各堅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知朕意四川

宣撫使吳璘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遼鞞諸國及我河北  
河東陝西京東河南等路官吏軍民等曰蓋聞惟天無親作  
不善者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據一切之誠

用諭萬方之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 列聖重光方

啓中興之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蠢茲女真之微首覆  
契丹之祀恃其新造間我不虞 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

云云

豈謂頑冥之虜狃於篡逆之資拍揮而取將相之臣談

笑以來淮漢之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誰  
不褰旗而抵掌幕府濫鷹齋鉞盡護戎旃冀憑宗社之威靈

一洗穹廬之穢孽待時而動歷歲于茲天亡此胡使委身而  
致死人自爲戰不與賊以俱生 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劉制

置悉南徐之甲成馬軍興待衛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  
太尉鷹揚於潁壽鄂帥擣殺函之險步軍衝伊洛之郊前無

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

彼諸蕃之大國久爲 鉅宋之歡鄰玉帛交馳尚憶百年之

信誓封疆迥隔頓踈兩地之音郵願敦繼好之規共作悔亡  
之舉至於晉秦奇士齊趙雋材抱節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

會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  
抗旌雲合投袂風從或據郡以迎降或聚徒而特起乘吾破

竹之勢立爾剪茅之勳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  
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 祖宗之德化勿忘

舊主重建丕基檄到如章書不盡意檄樞密院所降本也

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葛王褒爲皇帝改元大定

上謂

大臣曰朕曩於內帑儲錢備邊士大夫不論朕意甚者至指  
爲瓊林大盈之比顧朕雖積此亦何嘗忘費一錢向撥百萬

曰卿儒臣不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勉爲朕行允文曰臣敢不盡死力

建康都統制王權自和州遁歸渡江屯于東采石 杜莘老爲 上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且皆從簡以

幸所過郡縣 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欲令備識諸將耳乃命王府直講史浩從行自虜人窺伺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廷臣有奏請王爲元帥者及扈行邊遽日至王預料某所可守某所可攻某人可用後率如所言 張俊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與金人舟師遇于密州郊西縣陳家島大敗之虜帆皆以油纈爲之舒張如錦繡綿亘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隅寤覺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着其注帆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都統鄭家奴等五人斬之得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曆與器甲糧斛以萬計 詔視師江上張浚改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六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七

高宗皇帝紀十七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葉義問至建康府被百罷王權以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參謀軍事賡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蓋權軍在采石未散也時知建康府張燾至府纔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方就寢允文扣門求見甚急曰此何等時而公欲安寢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視太守動息爲去留儻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適謀者言虜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爲策曰燾當以死守留鑰皇恤其它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允文督舟師拒亮于東采石却之允文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官軍十五五坐路傍者問之衆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金不聲鼓我曹皆騎士節使命棄馬過江今已無馬我曹不解步戰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越水濱望江北虜營不見其後而權餘兵止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金主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據胡床而坐諸將已爲遁計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珙時俊戴臯盛新等與語問之曰虜萬一得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

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虜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君戮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衆皆曰今既有所主請爲舍人一戰允文即與俊等謀整步騎陣於江岸而以海鯨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鯨船踏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陣始畢風色作金主亮自執小紅旗麾其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亮所用舟皆撤和州民居屋板以造及掠江濱渡舟舟中之指可掬虜始謂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嶮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將及岸官軍小卻允文往來行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可作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即手揮雙長刀出陣待敵風色忽止官軍以海鯨船衝虜舟舟分爲二官軍呼曰王師勝矣遂併擊金人金人所用舟底如箱極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于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淇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着岸舟中之人往往綴屍于板而死是役也金人死士不死于江者亮盡敵殺之悉其舟不能出江也允文即具捷以聞且推牛酒以勞軍夜半復布陣待敵允文遣盛新引舟師直楊林口戒曰若虜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虜船則以尅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

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騎望舟師遽却其上岸者悉陷泥中而斃官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虜軍鼎來臣不當便引去且留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望 陛下特寬憂顧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以招王權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間也欲攜我衆耳時李顯忠適自蕪湖至謂允文曰亦當以朝廷已罪王權之事荅之庶絕其冀望允文以爲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賞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怵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亮得書大怒遂焚宮人所乘龍鳳車斬造舟者二人於是始有瓜洲之議

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湯思退為行宮留守

初金主

亮既往淮東虞允文謂建康都統李顯忠曰京口無備我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惟命即分李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來會京口允文至建康留守張壽謂曰亮約八日來此會食衆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壽曰虞舍人已立大功可任此責允文欣然從之至鎮江謂招討使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儒者我輩媿死矣 膠西捷奏至上大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即賜詔書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 王權特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勒停編管 金主亮在瓜洲鎮揚存中虞允文恐車



船臨期不堪駕用乃臨江拽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將  
迫岸復回虜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  
如飛虜衆駭愕亟遣人報亮亮至見之笑曰此紙船耳因刻  
坐諸酋一首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輕且采石渡方此甚狹  
而我軍猶不利願駐于揚州力農訓兵徐圖進取亮震怒拔  
劔數其罪命斬之哀謝良久乃杖半百而釋之

金主亮

在瓜州聞李寶由海道焚其戰艦而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  
亮愈忿乃還揚州召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酋謀  
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其中  
一酋曰等死死中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戴者  
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詞曰諾亮有

五十一

卷之十一

四

十

紫葺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衆患之蕭遜巴曰晚朝奏  
遣細軍東取海陵則可濟矣乃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  
逃在泰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  
共請亮許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諸酋既定議夜漏未盡二  
鼓率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亮驚起求劔甲不得左右  
親兵皆散走諸酋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呼曰汝南人乎吾人  
乎皆曰吾人遂連射殪亮亮在位十二年年四十是日天重  
陰有樞密行府使臣胡斌者能天文謂洪邁曰昨夕四鼓濃  
雲塞空欲雪而東北忽穿漏一大星墜蓋虜主死祥也未幾  
報亮已被殺

楊存中震允文等黃旗奏報已殺虜酋元

顏亮朝野相賀初虜騎闖江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權禮部

言建康江山險固從昔以爲帝王之都今將圖回經略捐揮  
號令固宜駐蹕於此殿中侍御史吳芾言大駕宜留建康以  
繫中原之望 上命侍從臺諫同赴都堂集議芾謂建康可  
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執不能相接衆  
不從遂定回鑾之議 詔曰比者視師江上虜騎遁去兩淮  
無警已委重臣統護諸將一面經畫進討今暫還臨安重惟  
建康形勢之勝宜令有司增修百官吏舍諸軍營寨以備往  
來巡幸可擇日進發 尚書左司員外郎洪邁充接待使

上曰洪皓三子其才皆可用 揚存中爲江淮荆襄路宣

撫使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江淮荆襄路宣撫副使時 上

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府衆望屬之及除存

中宣撫使中外大失望給事中金安節權中書舍人劉珙言

陛下親御六飛視師江濟大明黜陟號令一新天下注目

以觀傾耳以聽凡所擢用悉宜得人存中頃以權勢太盛人

言籍籍 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

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儻 聖

意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別擇重臣以副盛舉疏入

上怒謂輔臣曰珙之父爲張浚所知其爲此奏意專爲浚地

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珙諭 上旨且曰再繳累及張公珙

曰珙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謀若爲張公謀則不爲是以

累之矣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止於是允文改使川陝存  
中措置兩淮而已 二月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川陝宣

諭使措置招買馬且與吳璘相見議事

上次臨安府

還大內

右正言劉度入對言今者視師回鑾一切賞典所宜謹惜以革僥倖之門翌日進呈上曰朕此行不濫與

一人官爵及濫減一年磨勘卿等所共見也

三月總領

湖廣江西財賦向伯蒼守司農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試太府卿以二人餉軍無闕故也四川宣撫使吳璘復德

順軍璘初至城下自將數十騎透城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虜氣索於是璘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前一日當陣斬一將戮其罪以肅軍諸將股慄乃先以數百騎嘗虜虜一鳴鼓銳士躍出突我軍遂空壁來戰我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逮苦戰久日且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

其人即殊死鬪虜大敗引衆夜遁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幾不得行虜之叛盟也淮襄諸軍復得海泗唐

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自是但餘四州而已

川陝宣

諭使虞允文至西縣之東王之望自利往會之允文之出使也與吳玠李道會于襄陽至是又與吳璘會于河池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振守淮西趙撙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彥合軍于商州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饟道省至如兩河可傳檄而定遂驛疏以聞

上言宮中平時服食器用無非儉素如彘肩豆腐間以供膳器皿之屬亦無稜道今御厨所用是也朱倬曰當書之爲

後世法 上曰此何足為後世法陳康伯曰此盛德事外間有未知者豈可不書 四月殿中侍御史具芾言今天下

之兵內外何翅三十萬大農養兵之費幾千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不得令虛張人數揀其驍銳汰其疲弱使人皆可用則官無費財一舉而兩得之時將士陣亡者衆軍多虛籍故芾言及之 揚存中還行在乃

罷存中措置兩淮而以判建康府張浚兼之浚出將入相三十年素為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軍政皆樂為用 御史

中丞汪澈參知政事

起居郎呂廣問權尚書禮部侍郎

翌日 上謂大臣曰廣問老成不沽激往時薦之者多因曰

朕有一人材簿每臨朝臣下有薦揚人材者退則記姓名于

簿遇有選用披而尋之無不適當陳康伯等又論備邊當擇

良將 上曰偏裨中有驍勇者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

具名以聞俟於諸軍汰去怯懦次第代之 五月秘書省

正字周必大守監察御史 權戶部侍郎吳芾入對 上

因論財賦在得人遂言川陝用兵朕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

軍十餘萬衆數月與虜角敵而蜀人不知他人安能辦此之

望在蜀幾如蕭何之在關中芾曰之望與臣有連其人為政

尚嚴平日在蜀令行禁止故於財賦亦不督而辦 上曰事

稍定朕當大用之卿因書宜道此意 內降詔曰朕以不

德躬履艱難荷天地 祖宗垂裕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

年憂勞萬機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

今邊鄙粗寧可遂如志皇子瑗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 脊擇日備禮冊命 四川

宣撫使吳玠遣將攻興州是月拔之初三大將之出也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九四郡獨虜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 六月宗正少卿史浩守起居郎兼太子右

庶子將作監張闡爲宗正少卿兼太子右諭德 尚書右

僕射朱倬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上出御札曰朕宅

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之靈宗廟之福邊事寢寧國威益振

惟 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不克任憂勤萬機弗遑暇佚

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藏蔽自朕心亟決大計皇太子賢聖

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

天所相非朕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

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澹

泊爲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

于治詔洪遵所草也 丙子 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

宸殿下先是 上嘗諭太子以傳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

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復加面諭太子推遜不受即趨殿側

便門欲還東宮 上勉諭再三乃止於是 上御紫宸殿百

官起居畢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知樞密

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陞殿康

伯奏言臣等輔政累年罪戾山積聖恩寬貸不誅今 陛下

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望清  
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 上亦爲之揮涕曰朕  
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  
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賢  
聖仁孝天下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即御正殿 上曰朕  
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 上即入宮百官移班殿門外宣  
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  
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于 八乃略  
就坐宰相率百僚賀 上遽興康伯等陞殿奏言願 陛下  
即御座正南面以副 太上皇帝付託之意天顏愀然曰君  
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班退 太上  
皇帝即日駕之德壽宮 上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月  
兩掖輦以行及宮門弗肯止 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  
掖以還顧謂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皆稱萬歲百官  
扈從 上皇至德壽宮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第十七



其不崇德 與世 齊濟公惠來無託石之儲  
惟好苦書千 乃子孫計因書此傳之不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 /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9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545-6

I. 皇… II. 中國—古代史—南宋(1127-1279)  
—編年體 IV. K245.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00260號

ISBN 7-5013-2545-6



9 787501 325450 >

書名 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全百冊)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lsx@nlc.gov.cn](mailto:blsx@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http://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印刷

開本 八

印張 二七

版次 二〇〇四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545-6 / K·894

定價 八七〇圓

